

八書卷五之七

卷五
天官

卷六
封禪

卷七
河渠

卷八
平準

世家卷一之三

吳大伯 齊魯

史記

卷二十七

之三十三

史記卷二十七

天官書第五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李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敷用承道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索隱曰案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正義曰張衡

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

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舉

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所

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育

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

布於方各七為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



中宮天極星

索隱曰姚氏案春秋元命包云宮之為言宣也宮氣立精為神垣又文耀鉤曰中宮

大帝其精比極星舍元出氣流精生一也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又春秋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

故為昏明寒暑之限極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索隱曰案春秋合誠圖云紫微大帝

室太一之精也。正義曰泰一天帝之別旁三星三公名也劉伯莊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貴者也

或曰子屬

正義曰三公三星在北斗杓東又三公三星在北斗魁西並為太尉司徒司空之象玉變

出陰陽主佐機務古以從為不吉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居常則安金火守之並為咎也

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

索隱曰句音鉤句曲也援神契云辰極橫后妃四星端大妃光

明又按星經以後句四星名為四輔其勾環之匡衛十陳六星為六宮亦主六軍與此不同也

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索隱曰元命包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

皆在此中也宋均又以為十二宮中外位各定總謂之紫宮也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地

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

索隱曰劉氏直音如字直當也又音值隨音他果反比一作比

案漢書天文志北作比端作端兌作銳銳謂星辰尖邪也。正義曰星經云陰德二星在紫微宮內尚書西主施德惠者故贊陰德遺惠周急賑撫占以不明為宜明新君踐極也又云陰德星中宮女主之象星動搖繫起宮掖貴嬪內妾惡之或曰天一正義

一一星疆闔闔外天帝之神主戰鬪知人吉凶明而有光則陰陽和萬物成人主吉不然反是太一一星次天疾疫占以不明及移為災也星經云天一太一一星主王者即位令諸立赤子而傳國位者星不紫宮左三星欲徵徵則廢立不當其次宗廟不享食矣

曰天槍右三星曰天棊

蘇林曰音榔打之榔。索隱曰槍音七庚反棊音皮韋昭音割

詩緯云天槍三星天棊五星在斗杓左右主槍人槍人石氏星讚云天槍天棊八星備非常之變也。正義曰

槍靡掌反天梧五星在女牀東北天子後六星絕漢抵先驅所以禦兵也占星不具國兵起也

營室曰閣道索隱曰絕度也抵屬也文案樂津圖云閣道北斗之輔石氏云閣道六星神所乘也

正義曰漢天河也直度曰絕抵至也營室七星天子之宮亦為玄宮亦為清朝主上公亦天子離宮別館也

北飛閣之道天子欲遊別宮之道占二星不見則輦路不通動搖則宮掖之內起兵也

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王衡以齊七政索隱曰春秋運斗極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而為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王衡屬杓魁為璇璣整長曆云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尚書璇作璿馬融云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璇故曰璣衡其中橫角以璿為璣以王為衡蓋貴天象也鄭玄註夫傳言渾儀其中角為璇璣外規為王衡者是也尚書大傳云七政謂春秋又馬融註尚書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

主日法天第二曰寸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杓攜龍角孟康曰杓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也

龍角東方宿也攜連也○正義曰按角星為天關其間天門其內天庭黃道所經七耀所行左角為理主刑其南為太陽道右角為將主兵其北為太陰道也蓋天之三門故其星明大則天下太平賢人在位不然反是

衡殷南斗晉灼曰衡斗之中央殷中也魁枕參首正義曰枕

之禁反衡斗衡也魁斗第一星也言北方斗斗衡直當北之魁枕於參星之道北斗之杓連於龍角南斗六星為天廟丞相太宰之位主薦賢良授爵祿又主兵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中央一星天相北二星天府庭也占事

星盛明王道和平爵祿行不然反是參主斬刈又為天獄主殺罰其中三星橫列者三將軍東主後將軍西南

曰右足主徧將軍故軒轅氏占之以北曰左肩主左將軍西北曰右肩主右將軍東南曰左足應七將也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戎狄之國不欲明若芒角張明與參等大臣謀亂兵起夷狄內戰七將皆明天下

主兵振王道缺參失色軍散敗動搖邊候有用昏建者

急參左足入王井中及金火守皆為起兵

杓杓自華以西南 孟康曰傳曰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

在西方故主西南。索隱曰說文云杓斗柄音匹遙反

即招搖也。正義曰杓東北第七星也。華華山也言北

斗昏建用斗杓星指寅也。夜半建者衡 徐廣曰

河濟之間 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正

寅殷當也斗衡黃 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

河濟水之間地也 曰斗第一星法於日主齊也魁斗之首首陽也又其用

在明陽與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齊分。正義曰言北

斗旦建用斗魁指寅也海岱代郡也言魁星主

海岱之東北地也隨三時所指有前三建也 斗為帝

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

定諸紀皆繫於斗 索隱曰姚氏案宋均云是大斗魁戴

帝乘車巡行故無所不紀也

匡六星曰文昌宮 晉灼曰似戴故曰戴匡。索隱曰文

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 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

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索隱曰春秋元

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 命包曰上將建

功進二司命主灾咎司中主左理也 在斗魁中貴人

之牢 孟康曰傳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名曰天

理牢獄也。正義曰占明及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

其中星此貴人下獄也 曰三能 蘇林曰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

東方朔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台星凡六

星六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引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

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

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

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成冬

雷夏霜天行暴令好興田兵脩宮榭廣苑囿則土階為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一

天官書

三

之拆也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孟康曰在北斗第

斥遠也。正義曰大臣象也占欲其小而明若大而明則臣奪君政小而不明則臣不任職明大與斗合國兵

暴起暗而遠斗臣不死則奪若近臣專賞用賢排佞則輔生角近臣擅國符印將謀社稷則輔生翼不然則死

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

星天矛天鋒招搖一星耳。索隱曰案詩紀歷樞云更河中招搖為胡兵宋均云招搖星在更河內樂汁圖云

更河天矛星宋均以為更河一外為盾天鋒晉灼曰外

名天矛則更河是星名也。正義曰星經云更河星為戟劍在招搖南一名玄戈。正義曰星經云更河星為戟劍

之星若星不見或進退不定鋒鏑亂起將為邊境之患也。有句園十五星屬杓索隱曰句音鈎園音員其形如

音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索隱曰

燭云賤人牢一曰天獄又樂汁圖云連營賤人牢宋均以為連營貫索星也。正義曰貫索九星在七公前一

曰連索一曰連營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強故為賤人牢也牢口一星為門欲其開也占星悉見則獄事繁不

見則刑務簡動搖則金鉞用中虛則改元口開則有赦人主憂若閉口及星入牢中有自繫死者常夜候之

星不見有小喜二星不見則賜祿三星不見則人主德令且赦遠十七日近十六日若有客星出見其小大大

有大赦小天一槍楛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李奇曰

亦如之東宮蒼龍房心為明室索隱曰文耀鉤云東宮蒼帝

尾也李巡曰大辰蒼龍宿體最明也春秋說題辭云房心為明堂天王布政之宮尚書運期授曰所謂房四表

之道宋均云四星間有二大星天王前後星于屬不欲道日月五星所從出入也

直直則天王失計索隱曰鴻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房為

府曰天駟索隱曰爾雅云天駟房也詩紀歷樞云房為

為天府及其陰右驂正義曰房星君之位亦主左驂亦

天駟也其陰右驂正美我曰房星君之位亦主左驂亦

祖旁有兩星曰衿索隱曰音其炎反元命包曰鈞鈞兩星以照防神府圍舒為主鈞距以備

非常也。正義曰占明而近房天下同心鈞鈞北一星

房心之間有客星出及神拆者皆地動之祥也。北一星

曰牽徐廣曰音轄。正義曰說文云牽車軸端鍵也兩相穿背也星經云鍵閉一星在房東北掌管籥也

占一反不居其所則津梁不通宮門不禁居則反是也。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正義曰兩

旗者左旗九星在河鼓左也右旗九星在河鼓右也皆

天之鼓旗所以為旌表古欲其明大光潤將軍吉不然

為兵憂及不居其所則旗中四星曰天市正義曰天市

津梁不通動搖則兵起。旗中四星曰天市正義曰天市

心東北主國市聚交易之所一曰天旗明則市吏急商

人無利忽然不明反是市中星眾則歲實稀則歲虛熒

惑犯戮不忠之臣慧星出由徙市易。中六星曰市樓市

都客星入兵大起出之有貢喪也。中六星曰市樓市

中星眾者實其虛則耗正義曰耗房南眾星曰騎官左

角李右角將索隱曰李即理法官也故元命包云左角

為天門也。大角者天王帝廷索隱曰援神契云大角

也。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人君其兩旁各有

之象也占其明盛黃潤則天下大同也。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

故曰攝提格晉灼曰如鼎之句曲。索隱曰元命包云

於下也。正義曰攝提六星夾大角大臣之象恒直斗

杓所指紀八節察萬事者也占色温温不明而大者人

君恐客星入之。亢為䟽廟主疾索隱曰元命包云亢四

聖人受制也。廟宋均以為䟽外也廟或為朝也。正義曰聽政之

云疫疾也三月榆莢落故主疾疫也然此時物雖生而
日宿在奎行毒氣故有疫疾也。正義曰房心三宿
為災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
索隱曰宋均
故得兼子子必九者取尾有九星也元命包云尾九星
箕四星為後宮之場也。正義曰尾箕尾為析木之律
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尾九星為後宮亦為九子星近心
第一星為后妃次三星並為次三嬪末二星為妾占均
明大小相承則後宮叙而多子不然則不金火守
之後宮兵起若明暗不常妃嬪乖亂妾媵失序
箕為
教客曰口舌 索隱曰宋均云教調弄也箕以戴揚調弄
云維南有箕載翁其舌又詩緯云箕為天口主出氣是
箕有舌象讒言故詩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謂為教客
行請謁也。正義曰教音傲箕主入風亦后妃之府也
移徙入河國人相食金火入守天下亂月宿其野為風
起 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 索隱曰韋昭曰
曰災惑守房心及房心自生芒角則有戰陣之事
若災惑守房心及房心自生芒角則王者惡之也

南宮朱鳥

索隱曰文耀鉤云南宮赤帝其精為朱鳥也
○正義曰柳八星為朱鳥味天之厨宰主尚

食和權衡

孟康曰軒轅為權太微為衡。正義曰權四
星在軒轅尾西主烽火備警急占以明為安

靜不明則警急動搖芒角
亦如之衡太尾之庭也

衡太微三光之廷

索隱曰宋
均曰太微

天帝南宮也三
光日月五星也

匡衛十二星藩臣

索隱曰春秋合誠圖
曰太微主法式陳星

十二以備武患也。正義曰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地
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之府也其外藩九卿

也南藩中二星間為端門次東第一星為左執法廷尉
之象第二星為上相第三星為次相第四星為次將第五

星為上將將端門西第一星為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
也第二星為上將將第三星為次將第四星為次相第五

星為上相其東垣比左執法上相兩星間名曰左掖門
上將兩星間名曰東華門上相次相上將次將間名曰

太陽門其西垣右執法上相間名曰右掖門上將間名
曰西華門次將次相間名曰中華門次相兩星間名曰

太陰門各依其名是其
職也占與紫宮垣同也
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

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

正義曰內五諸侯五星列在帝庭其星並欲光明潤澤若枯爨則各於其處受其災變大至誅戮小至流亡

若動搖則擅命以干主者審其分以占之則無惑也又云諸侯五星在東井北河王判舉戒不虞又曰理陰陽

察得失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為天子定疑議也占明大潤澤大

小齊等則國之福不然則上下相猜忠臣不用其內五

星五帝坐索隱曰詩含神霧云五精星坐其東蒼帝坐

帝坐一星在太微宮中含樞紐之神四星夾黃帝坐蒼帝東方靈威仰之神赤帝南方赤熒怒之神白帝西方

白昭矩之神黑帝北方叶光紀之神五帝並設神靈集謀者也占五座明而光則天子得天地之心不然則失

位金火來守入太微若順入軌道司其出之所守則為天子所誅也其逾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名之中坐成形

後聚一十五星蔚然徐廣曰一曰郎位

然皆星之貌狀其星昭然所以象郎位也○正義曰郎位五星在太微中帝坐東北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

諫議此三署郎中是今之尚書郎占欲其大小均耀光潤育之吉也

傍一大星將位也索隱曰宋均云為羣郎之將帥也○正義曰將子象反郎將

一星在郎位東北所以為武備今之左右中郎將占大而明角將恣

月五星順入軌道索隱曰韋昭云謂循軌道不邪逆也順入從西

入也○正義曰謂月五星順入軌道入太微庭也

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索隱曰宋均云司察日月五星所守列宿若請

官屬不去十日者於是天子命使誅之也其逾入若不

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晉灼曰中

也成形禍福之形見也○索隱曰宋均云逾入從東入不軌道不由康衢而入也以其所犯命者亦謂隨所犯

之位天子必命誅討其人也○止義曰命名也謂月五星逆入不依軌道司察其所犯太微中帝坐帝坐必成

其刑戮皆是羣下**金火尤甚**索隱曰案火主銷物而金相從而謀上也

小變也○正義曰若金火逾入不軌道犯帝坐尤甚於月及水土木也**廷藩西有隋星五**

曰少微士大夫

隋音他果反。索隱曰宋均云南北為

士位又天官占云一名處士星也。正義曰廷太微廷

藩衛也少微四星在太微南北列第一星處士也第二

星議士也第三星博士也第四星大夫也占以明大黃

潤則賢士舉不明及是月五星犯守處士憂宰相易也

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

屬孟康曰形如騰龍。索隱曰援神契曰軒轅十二星

后宮所居石氏星讚以軒轅龍體主后妃也。正義

曰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黃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

之象也陰陽交感雷激為電和為雨怒為風亂為霧凝

為霜散為露聚為雲氣立為虹蜺離為背瑋分為抱珥

二十四變皆軒轅主之其人星女主也次比星夫人也

次比一星妃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女主南一小星

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占欲其小黃而明吉大明

則為後宮爭競移徙則國人流道東西角月五星守犯

大張而振敗水火金守軒轅女主惡也

者如衡占索隱曰宋均云責在后黨嬉讒

東井為水事

索隱曰元命包云東

其西曲星曰鉞

正義曰東井八星

井八星主水衡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為質一星為鶉首於辰在未皆秦之分野一大旱黃道

所經為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

平則井星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上伺奢淫而斬

之占不欲明與井齊或搖動則天子刑鉞於大臣月宿

井有風鉞北北河南南河正義曰南河三星北河三星

兩之變鉞北北河南南河正義曰南河三星北河三星

曰陽門亦曰越門北河北鉞一曰陰門亦為胡門兩戒

間三光之常道也占以南星不見則南道不通北亦如

之動搖及火守中國兵起也又云兩河天闕間為關梁

動則胡越為變或連近臣以結之

索隱曰宋均云兩河六星知逆邪言關梁之限知邪偽

也。正義曰闕丘二星在河南天子之雙闕諸侯之兩

觀亦象魏縣書之府金輿鬼祠事中白者為質

火守之主兵戰闕下也

鬼五星其中白者為質。正義曰輿四星主祠事天因

也主視明察姦謀東北星主積金玉隨其變占之中一星為

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隨其變占之中一星為

積屍一名質主喪死祠祀占鬼星明大穀成不明百姓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散質欲其沒不明明則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

兵起大臣誅下人死之

成衡觀成潢 晉灼曰日月五星不軌道也 **傷成鉞** 晉灼曰賊傷之占先成鉞於鉞也

曰賊傷之占先成鉞於鉞也 **傷成鉞** 索隱曰案德成衡則能

平物故有德公平者先成鉞於鉞也 **傷成鉞** 索隱曰案德成衡則能

王者遊觀亦先成鉞於鉞也 **傷成鉞** 索隱曰案德成衡則能

敗德亦先成鉞於鉞也 **傷成鉞** 索隱曰案德成衡則能

耀鉞則云德成潢敗成鉞其意異也 **禍成井** 索隱曰案德成衡則能

禍成井誅成質皆是東井下義總列於此也 **禍成井** 索隱曰案德成衡則能

晉灼曰東井主水事火入一星居 **誅成質** 索隱曰案德成衡則能

其旁天子且以火敗故曰禍也 **誅成質** 索隱曰案德成衡則能

占曰大 **柳為鳥注主木草** 索隱曰案漢書天文志注作

臣有誅 **柳為鳥注主木草** 索隱曰案漢書天文志注作

云喙朱鳥之口柳其星聚也以注為柳星故主草木也

○正義曰彖丁救反一作注柳八星星一星張六星為

鶉火於辰在午皆周之分野柳為朱鳥味天之厨宰

主尚食和滋味占以順明為吉金火守之國兵大起

星頸為員官主急事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頸也員

官龍喉也物在龍喉終不欠留也

主急事也正義曰七星為頸一名天都王衣裳文

繡主急事以明為吉暗為凶金火守之國兵大起

為厨主觴客 索隱曰素索也爾雅云鳥張素郭璞云鳥

天厨飲食賞賚觴客占以明為 **翼為羽融主遠客** 正義曰

史記卷三十三

刑官書

九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三

刑官書

九

庫正義曰天庫一星主太白秦也在五星中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

不具無處車馬

西宮咸池索隱曰文躍鈞云西宮白帝其精白虎○正義曰咸池三星在五車中天潢南魚鳥之所

託也金犯守之兵起火守之有災也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索隱曰案元命包曰

咸池主五穀其星五者各有所職咸池言穀生於水舍秀合實主秋垂故一名五帝車舍言以車載穀而販也

○正義曰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東北天子三兵車舍也西北大星曰天庫主太白秦也次東北星天獄主

辰燕趙也次東曰天倉主歲衛魯也次東南曰司空主鎮楚也次西南曰卿主熒惑魏也占五車均明柱皆見

則倉庫實不見其國絕食兵見起五車三柱有變各以其國占之三柱入出一月米貴三倍期二年出三月貴

十倍一年柱出不與天倉相近軍出米貴轉粟于火入里桂例王尤其火入天下旱金入兵水入水也

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索隱曰謂火金水入五潢則各致此

災也宋均云不言木土者木土德星於此不為害也奎曰封豕為溝瀆正義曰奎

六星婁二星為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奎天之府庫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占

以明為吉星不欲團圓團圓則兵起暗則臣干命之咎亦不欲開闔無常當有白衣稱命於山谷者五星犯奎

臣主其德權臣擅命不可禁者王者宗祀不潔則奎動搖若談談有光則近臣謀上之應亦庶人饑饉之厄大

白守奎胡貊之憂可以伐之災惑星主之則有水之憂連以三年填星歲星守之中國之利外國不利可以興

師動衆斬婁為聚衆正義曰婁三星為苑牧養犧牲以斷無道共祭祀亦曰聚衆占動搖則衆兵

聚金火守胃為大倉正義曰胃三星昂七星畢八星為之兵起也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謂主倉

廩五穀之府也占明則天下其南衆星曰膾積如淳曰和平五穀豐稔不然反是

為膾也。正義曰芻蒿六星在天苑西主昂曰髦頭胡積藁草者不見則牛馬暴死火守災起也

星也為白衣會正義曰昂一星為髦頭胡星亦為獄事明天下獄訟平暗為刑罰濫六星明與

天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搖動若跳畢曰罕車為邊

躍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見皆兵之憂也

兵主弋獵索隱曰爾雅云濁謂之畢也孫炎為掩兔之畢或呼為濁因以名星也。正義曰畢入星

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四夷

之尉也星明大天下安遠夷入貢失色邊亂畢動兵起

月宿則多雨毛萇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

云畢所謂掩兔也正義曰附耳一星屬畢大星之下次天高

讒亂臣在側正義曰附耳一星屬畢大星之下次天高

中國微邊寇警移動則昂畢間為天街其陰陰國陽陽

讒佞行入畢國起兵昂畢間為天街其陰陰國陽陽

國索隱曰元命包云畢為天階爾雅云大梁昂孫炎云

街三星在畢昂間主國界也街南為華夏之國街北為

夷狄之國土金守胡兵入也孟康曰陰西南坤維河

山已比國陽參為白虎正義曰參三星外四星

河山已南國參為白虎正義曰參三星外四星

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孟康曰參三星者白

形也

星兌曰罰為斬艾事孟康曰在參間上小下太故曰銳

義曰罰亦作伐春秋運晉灼曰三星少斜列無銳形。正

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此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

隅置曰觜觴為虎首主葆旅事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

也野生曰旅今之饑民采旅生也索隱曰姚氏案宋

均云葆守也旅猶軍旅也言佐參伐以斬除凶也正義曰觜子思反觴胡規反葆音保觜觴為虎首主收斂

葆旅事也葆旅野生之可食也占金木來守國易正災

起其南有四星曰天廁正義曰天廁四星在屏主濕也

疾人寢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正義曰天

廁南占與其西有句曲正義曰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

天廁同正義曰參旗九星在參西天旗也指麾遠近以從命者

正義曰參旗九星在參西天旗也指麾遠近以從命者

王者斬伐當理則天旗曲直理順不然則兵動於外可

以憂之若明而稀則二曰天苑正義曰天苑十六星如

邊寇動不然則不環狀在畢南天子養禽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三

二

則多死亡 則多死亡 則多死亡 則多死亡 則多死亡 則多死亡 則多死亡 則多死亡 則多死亡 則多死亡

以導軍進退亦領州列邦並不欲搖動搖動則九州分

散人又夫業信命亦不通於中國憂以金火守之亂起

也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 正義曰狼一星

將主侵掠占非其處則人相食色黃白 下有四星曰弧

而明吉赤角兵起金木火守亦如之 直狼 正義曰弧九星在狼東南入之弓也以伐叛懷遠

大變色亦如之矢不直狼又 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

多盜引滿則天下盡兵也 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

耳入畢中兵起 晉灼曰比地近地也。正義曰老人

之應常以秋分之曙見於景春分之夕見於丁見 則國長命故謂之壽昌天下安寧不見人主憂也

比宮玄武 索隱曰文耀鉤云比宮黑帝其精玄武爾雅

云玄武為虛也又云比陸虛也解者以陸為道

孫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中也。正義曰 虛危 正義曰

南斗六星牽牛六星並比宮玄武之宿 危三星為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虛主死喪哭泣事

又為居居廟堂祭祀禱祝之事亦天之冢宰生事天

下覆藏萬物占動則有死喪哭泣之應火守則天子將

兵水守則人饑饉金守臣下兵起危為宗廟祀事主天

市架屋占動則有上功火 危為蓋室 索隱曰宋均云危

守天下兵水守下謀上也 隋下似乎蓋屋也。正義曰蓋屋二星在危南主天子

所居宮室之官也占金火守入國兵起李慧尤甚危為

架屋自有星 虛為哭泣之事 索隱曰姚氏案荊州占以

恐文誤也 虛中六星不欲明 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 正義曰羽

明則有大喪也 星三三而聚散在壘辟南天軍也亦天宿衛 軍西為壘

之兵革出不見則天下亂金火水入軍起也 或曰鉞 正義曰壘辟陳十二星橫列在營室南 旁有一

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

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

漢書音義

曰木星土星入北落則吉也。正義曰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天軍之門也。長安城北落門以象此也。主

非常以候兵占明則軍安微弱則兵起。危東六星兩兩相

比曰司空

正義曰北音鼻比近也。危東兩兩相比者是司命字誤為空也。司命二星在虛北主喪送司錄二星在

命北主官司危二星在司祿北主危亡司非二星在

危北主德過皆冥司之職。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

曰元命包云營室十星挺陶精類始立紀綱包物為室

又爾雅云營室謂之定郭璞云定正也。天下作宮室皆

以營室中為正也。荆州占漢中四星曰天駟。索隱曰元

中四星曰騎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索隱

秋合誠圖云王良主天馬也。正義曰王良五星在奎

北河中天子奉御官也。其動策馬則兵騎滿野。睿星守

之則津橋不通。金火守入皆其之憂也。策一星在王良

前主天子僕也。占以動搖移易在王良前或居馬後則

為策馬策馬而兵動也。按豫章周騰字叔達南昌人為

侍御史桓帝當南郊平明應出騰仰觀曰夫王者象星

今宮中星及策馬星悉不動。上明日旁有八星絕漢曰

必不出至四更皇太子卒遂止也。

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

索隱曰元命包曰潢四方宋均云天潢天津也。津湊也。主計度也。正義曰

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陰也。不欲明明而動水暴出其

星明也。水杵曰四星在危南。正義曰杵曰三星在丈人

之魚鹽貴

索隱曰荆州占云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

匏瓜五星在離珠比天子果園占明大光潤。南斗為廟

歲熟不則包果之實不登。客守魚鹽貴也。

正義曰南斗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七

天官書

十四

都關也。斗建之間七耀之道亦主旗輅占動搖則人勞
不然則不月暈蛟龍見牛馬疫月五星犯守大臣相謀
為關梁不通。牽牛為犧牲。正義曰牽牛為犧牲亦為關
及大水也。聚火又上一星主道路改二星主關梁占明大關梁
通不明不通天下牛疫死移入漢中天下乃亂也。其
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索隱曰爾雅云河
鼓謂之牽牛孫炎
云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故或名河鼓為牽牛也
○正義曰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蓋天子三將軍
中央大星大將軍其南左星左將軍其北右星右將軍
所以備關梁而拒難也占明大光潤將軍吉動搖差戾
亂兵起直將有功曲則將失計也自昔
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此星也。婺女。索隱曰爾
謂之務女或作婺字。○正義曰須女四星亦婺女天少
府也南斗牽牛須女皆為星紀於辰在丑越之分野爾
斗牛為吳之分野也須女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主布
帛裁製嫁娶占水守之萬物不成火守布帛貴人多死
上守布女喪。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正義曰織女三
星在河北天紀

東天女也主果蘇絲帛珍寶占王者至孝於神明則三
星俱明不然則暗而微天下女工廢明則理大星怒而
角布帛漏貴不見則兵起晉書天文志云晉太史令陳
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宮一
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為定紀今略其昭昭者以備天官
云徐廣曰孫一作名。索隱曰荆州占云織女一名天
女天子
女也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

正義曰晉灼云太歲在四
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

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十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
宿十二歲而周天。○索隱曰姚氏案天官占云歲星一
日應星一曰經星一曰紀星物理論云歲行
一次謂之歲星則十二歲而星一周天也。曰東方木

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

正義曰天官云歲星者
東方木之精蒼帝之象

也其色明而內黃天下安寧大歲星欲春不動動則農
廢歲星盈縮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失次則民多
病見則喜夫所居國主人主有福不可以搖動人主怒無
光仁道失歲星順行仁德加也歲星農官注五穀天文

志云春日甲乙四時春也五常仁五事貌也歲星羸縮

人主仁虧貌失逆時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

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

索隱曰案天文志曰凡五星早出為羸羸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五星羸縮必其趨

有天應見杓也。正義曰舍所止宿也命名也

舍而前曰羸索隱曰趨音聚謂促也退舍曰縮羸其國有兵不復

縮其國有憂將亡正義曰將音子近反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

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

索隱曰漢高帝元年五星皆聚東井天文志云其年歲星在東井故四星從而聚也以攝提格歲

索隱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按爾雅歲在寅為攝提格李巡云言萬物承陽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歲陰左行在寅

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

索隱曰歲星在寅正月晨見東方之名已下皆出石氏星經文云星在斗牽牛失次應見於杓也漢書天文志則載

甘氏及太初星曆所在之宿不同也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

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及逆行逆行八

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

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

用昏單闕歲索隱曰在卯也歲星二月晨出東方爾雅云卯為單闕李巡云陽氣推萬物而起故

曰單闕單盡也闕止也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

出曰降入索隱曰即歲星三月晨見東方之名其餘准此大有光其失次有應

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索隱曰爾雅辰為執徐李巡云伏蟄之物

皆振舒而出故曰執徐執蟄也徐舒也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

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章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

章歲早早晚水大荒駱歲索隱曰爾雅云在巳為大荒駱姚氏云言萬物皆熾盛而

大出霍然落落故曰荒駱也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

晨出曰躡踵徐廣曰一日路障。索隱曰天文志作路踵字。詰云踵今作踵也。正義曰躡白邊

反踵之勇反熊熊赤色有光其次有應見亢敦牂歲索隱曰爾雅云在午為敦牂孫炎云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盛壯。韋昭云敦音頓。歲陰在午星居酉

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曰開明徐廣曰一日天津。索隱曰天文志作啓明

炎炎有光正義曰炎鹽驗反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

有應見房歲早早晚水叶洽歲索隱曰爾雅云在未為叶洽李巡云陽氣欲化

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離正義曰觜

萬物故曰協洽協和也。洽合也。子斯反。觜胡規反。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

應見箕涖灘歲索隱曰爾雅云在申為涖灘李巡云涖難物吐秀傾垂之貌。涖他昆反。灘他丹

反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

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索隱曰爾雅在西為作鄂李巡云作

鄂皆物芒枝起之貌。鄂音愕。案下文云作作有芒則李巡解亦近。天文志作詒音五格反。與史記及爾雅並異。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

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

而昌有女喪民疾闞茂歲索隱曰爾雅云在戌曰闞茂。孫炎云萬物皆蔽。闞故曰闞。

茂闞蔽也。茂胃也。天文志作掩茂。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

出曰天睢索隱曰劉氏音吁唯反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

歲水女喪大淵獻歲索隱曰爾雅云在亥為大淵獻。孫炎云淵深也。大獻萬物於深。謂蓋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歲之於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元晨出曰大章

徐廣曰一曰大星。索隱曰天文志亦作大星。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且是謂

王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

應見婁困敦歲索隱曰爾雅在子為困敦孫炎云困敦混沌也言萬物初萌混沌於黃泉之下

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房心晨出曰天泉玄

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

歲索隱曰爾雅云在丑為赤奮若李巡云言陽氣奮迅若順也歲陰在丑星居寅以

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索隱曰音昊漢志亦作昊黝然黑色甚

明索隱曰黝音烏閑反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

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

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

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兌索隱曰天文志此皆兼載石氏此皆不取石氏名申夫甘氏名德。正義曰

歲星之精散而為天槍天棓天衝天猾國皇天攬及登天荆真若天猿天垣蒼彗皆以應凶災也天棓者一名

覺星本類星者如末銳長四丈出東北方西方其出則天下兵

爭也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正義曰天彗者

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

皆隨日光而指光芒所及為災變見則兵起除舊布新彗所指之處弱也退而西北三月生

天攬長四丈末兌韋昭曰攬音參差之參。正義曰攬楚咸反天攬者在西南長四丈銳京

房云天攬為兵赤地千里枯骨籍籍天文志云天攬主兵亂也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

長數丈兩頭兌正義曰槍楚行反天槍者長數丈兩頭銳出西南方其見不過三月必有破國

亂君伏死其辜天文志云孝文時天槍夕出西南南古曰
為兵喪亂其六年十一月旬奴入上郡雲中漢起兵以
衛京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

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
昌迎徐廣曰迎一作御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

大穰正義曰穰人羊反豐熟也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

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鬪韋昭曰星相擊為鬪其野有破軍歲星

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廟歲星廟

也

察剛氣以處熒惑徐廣曰剛一作罰○索隱曰姚氏引黃雅熒惑謂之執法天官占云熒惑

方伯象司察妖孽則徐云察罰氣為是春秋緯文耀鉤云赤帝燦怒之神為熒惑位南方禮失則罰出晉灼云

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
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

失罰出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

舍命國熒惑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徐廣曰以下云熒惑為理

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正義曰天官志云熒惑為執法之星其行無常以其舍命國為殘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環繞勾曲芒角動搖乍前乍後其殃逾甚熒惑主死喪大鴻臚之象主甲兵大司馬之義同驕奢亂孽執法官也其精為風伯惑童兒歌謠嬉戲也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

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

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索隱曰索還音旋旋疾也若熒惑反道居其舍所致殃禍

速疾則雖大反小久而至當小反大索隱曰久謂行遲也如此禍小反大言久腊毒也

其南為丈夫北為女子喪索隱曰宋均云熒惑守輿鬼南為丈夫受其咎此則女子

受其凶也 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

關正義曰凡五星關皆為戰鬪兵不光相逮為害不相

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

正義曰三星若合是謂驚位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

人民饑乏改立侯王四星若合是為大王其國兵喪暴

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法出東行

十六舍而止逾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

月而入西方伏晉灼曰伏不見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

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

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

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

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索隱曰宋均云太白宿主軍來衝拒也其入守犯

太微孟康曰犯七寸已內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自下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軒轅營室主

命惡之心為明堂熒惑廟也

謹候此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索隱曰晉灼曰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歲

鎮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廣雅曰填星一名地侯文曰

耀鈞曰鎮黃帝舍樞紐之精其體旋幾中宿之分也曰

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巳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

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

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

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又其國福厚易

福薄徐廣曰易循輕速也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二十七 天官書 下

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

曰重音逐曠反言五星皆從填星其下之國倚重而致天下以填主木土故也禮德義殺刑盡

失而填星乃為之動搖羸為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

星其色黃光芒音曰黃鐘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羸有

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

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

也木星與土合為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

事火為旱金為白衣會

正義曰星經云凡五星木與土合為內亂饑與水合為變謀更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

北歲偏無

索隱曰晉灼曰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牝牡年穀大熟金在北木在南其年或有或無火與水合為焯與金合為鑠為喪

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主孽卿

晉灼曰火入水故曰焯。索隱曰案謂火與水俱從填星合也。正義曰焯忽內反星

經凡五星火與水合為焯用兵舉事大敗與金合為鑠為喪不可舉事用兵從軍為憂離之軍却與土合為憂

生孽卿與木合饑戰敗也。索隱曰文耀鉤云水土合則成鑠治鑠治成則火與火與則土之子焯金成銷大

饑戰敗為北軍

正義曰為北軍北也凡軍敗曰北軍困舉事大敗土與

水合獲而擁闕

正義曰擁於拱反闕為葛反有覆軍

徐廣曰或云木火土三星若合是謂驚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為疾為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

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
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
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為羸羸者為客
晚出者為縮縮者為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為
合相凌為鬪孟康曰凌相冒占過也韋昭曰突掩為凌七寸以內必之矣索隱
曰韋昭云五星色白圓為喪旱赤圓則中不平為兵青
圓為憂水黑圓為疾多死黃圓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
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徐廣曰一
作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
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逾西

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

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索隱曰太白辰出東方曰啓明故

白晨出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長庚又孫炎註爾雅
亦以為晨出東方高三丈命曰啓明昏見西方高三舍
命曰太白。正義曰晉灼云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
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
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天官占
云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三公大將軍之象也
一名殷星一名大正一名熒星一名官星一名梁星一

名滅星一名大器一名大衰一名大爽經一百里天文
志云其日庚辛四時秋也五常義也五事言也人主義
虧言失途時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春見東方以晨秋見
西方以日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正義曰太白五芒
夕也

天矢及彗其精散為天杵天櫛伏靈大敗司彗天狗賊
星天殘卒起星是古曆星若竹彗牆星狼星白彗皆以

示變也

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

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

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

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

紀上元

正義曰其紀上元是星古曆初起上元之法也

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

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

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

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

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百歲二百二十日

徐廣曰一云三十二日

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

索隱

曰案上元是古曆之名言用上元紀曆法則攝提歲而

太白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

角而入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三十

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大率歲一周天也 其始出東

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逾行一二舍上極而

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

徐廣曰蠶一作變

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

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

逾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

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

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

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

西人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蘇林曰疾過也其鄉凶出西

逾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

經天天下革政索隱曰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

過午為經天又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沒太白晝見午上為經天也小以角動兵起始

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庫

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日贏正義

曰鄭玄云方猶向也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也影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長

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為近北也凡日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周禮云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

寒孟康云會謂太白也影日中之影也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

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日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

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

躁躁國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

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圓角憂有水事青圓小角

憂有木事黃圓和角有土事有年正義曰太白星圓天下和平若芒角有土

事有年謂豐熟也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

是謂奕晉灼曰奕退之不進索隱曰奕音奴亂反其下國有軍敗將比其已

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

糧食兵革遺人用之正義曰遺准季反卒雖眾將為人虜其出

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圓黃澤音

可為好事其圓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

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

正義曰比卑耳反下同比類也晉書

天文志云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應時節色變有類凡青比參左肩赤比心大星黃比參右肩白比狼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應其四時者吉色害其行凶也參色林反下同五星皆從太

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

正義曰晉書天文志云凡

五星所出所直之辰其國為得位者歲星以德熒惑為禮鎮星有福太白兵強辰陰陽和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居實有得居虛無得也勝位勝色行得盡勝也居實有得也居虛無

得也

索隱曰實謂星所合居之宿虛謂羸縮也

行勝色

晉灼曰太白行得度者勝色也。正義曰

勝音升剩

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

之

晉灼曰行應天度唯有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得字作德

出而留桑榆間

晉灼曰行遲而下也正出氣言平正出桑榆上者餘二千里

疾其下國

正義曰疾漢書作病也

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

晉灼曰三分天過其一此在戌酉之間

疾其對

國

孟康曰謂出東人西出西入東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僂

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鬪合相毀野有

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彊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

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

陽兵之彊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

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

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西北北勝南方出

西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

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

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星
將發其國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
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
是謂爭明疆國弱小國疆女主昌元為疏廟太白廟也
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
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
謹候此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
正義曰晉灼云
常以二月春分見
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
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人辰候之東方夕
候之西方也。索隱曰即正四時以治辰星之位是也
皇甫謐辰星一名龜星或曰鈞星元命包曰北方辰星
水生物布其紀故辰星理四時宋均曰曰北方水太陰
辰星正四時之法得與此辰同名也

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

正義曰天官占云
辰星北水之精黑

帝之子罕相之祥也一名細極一名鈞星一名驟星一
名伺祠徑一百里亦偏將是則象也天文志云其日壬
癸四時冬也五常智也五事聽也人主智
虧聽失途時令傷水氣則罰見辰星也 以其宿命國

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為齊仲夏

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為楚仲秋秋分夕出

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為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

箕斗牽牛俱西為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為

月蝕晚為彗星及天矢

孟康曰辰星月相凌不見者則
所蝕也。索隱曰宋均云星辰

與月同精月為大臣先期而出是躁也失則當誅故月
蝕者所以為災祥也辰星陰也彗亦陰陰謀未成故晚
出也張晏曰彗
所以除舊布新 其時宜效不效為失
正義曰効見也言
宜見不見為失罰

之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
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為旱黃為五穀熟赤為兵黑
為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
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
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
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
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
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
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
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戰

索隱曰謂辰星出西方辰水也太白出東方太白金也
水生金母子不相從故上有軍不戰今母子各出一方
故為格格謂不同也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温當温反
寒當出不出是謂繫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
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
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
以命破軍索隱曰案旗蓋太白芒角似旌旗。正義曰
旗星名有九星言辰星上則破軍殺將客勝
也其繞環太白若與鬪大戰客勝免過太白索隱曰案
廣雅云辰
星謂之免星則辰星間可滅劍蘇林曰滅音函函容也
之別名免或作免也其間可容一劍。索隱
曰案蘇所說則滅字本有函音故字從咸也。正義小
曰漢書云辰星過太白間太白可滅劍明廣雅是也
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

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
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攬

安周星細爽能星鈎星索隱曰謂免星凡有七名命者
名也小正一也辰星三也天攬

三也安周星四也細爽五
也能星六也鈎星七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

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圓憂白圓喪赤圓中不平

黑圓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

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

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

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

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

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
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
邑夏則不長

角元氏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

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

觜麟參益州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武帝置十三州改梁
州為益州廣漢廣漢今益州咎縣是也分

今河內上黨雲中然按星經益州魏地畢
觜參之分今河內上黨雲中是未詳也東井輿鬼雍

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七星為員官辰星廟蠻夷

星也

兩軍相當日暈如淳曰暈
讀曰運暈等力鈎厚長大有勝薄短

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暈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太白虹屈短李奇曰屈或為尾也韋昭曰短而直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

三尺

索隱曰案中道房室星之中間也房有四星若人則中道房星之中間也故房是日月五星之常行道然黃道亦經房心若月行得中道故陰陽和平若行陰間多陰事陽間則人主驕恣若歷陰星陽星之南迫太陽太陽之道則有大水若兵及大旱若喪也大陽亦在陽間之南各三尺也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

早喪也

索隱曰太陰太陽皆道也月行近之故有水旱兵喪也

角天門十月為四

月十一月為五月十二月為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

索隱曰謂月行入角與天門若十月犯之當為來年四月成災十一月則主五月也犯四輔輔臣

誅

索隱曰案謂月犯房星也四輔房四星也房以輔心故曰四輔也

行南北河以陰陽

言旱水兵喪

正義曰南河三星北河三星若月行北河以陰則南河以陽則水旱兵喪也

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

也疆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

正義曰孟康云凡星入月見月中為星蝕月月掩星

星減為月蝕星也

食大角

徐廣曰一云食于大角。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人君之象也

主命者惡之心則為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

索隱曰謂月蝕

列星二十八宿當其分地有憂憂謂兵及喪也

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

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

始

索隱曰始日謂蒼始起之日也依此文計唯有一百二十一月與元數甚為懸校既無太初曆術不可得

而推定今以漢志統曆法計則五月者七六月者一又五月者一六月者五五月者一凡一百三十五月而復

始耳或術家各異或傳寫錯謬故此不同無以明知也

故月蝕常也日蝕為不臧

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

晉灼曰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候丙丁江

淮海岱也戊巳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

以北日蝕國君日蝕將相當之

國皇星

正義曰皇星者大而赤類南極老人去地三丈如炬火見則內外有兵喪之難

大而赤

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為也五星之精散為六十四變記不盡

狀類南極徐廣曰南極老人星所

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

昭明星

索隱曰案春秋合誠圖云赤帝之精象如太白七芒釋名為華星氣有一枝未銳似筆亦曰目

華星也

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

孟康曰形如三足机机上

所出國起兵多變

五殘星

索隱曰孟康云星表有青氣暈有毛填星之精也。正義曰五殘一名五鋒出正東東方之分

野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七丈則見五分毀敗之微大臣誅亡之象

出正東東方之野其

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

徐廣曰大一作六

賊星 孟康曰形如彗九尺太白之精。正義曰大賊星者一名六賊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出則福合天下 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

司危星 孟康曰星大而有尾兩角熒惑之精也。正義曰司危者出正西西方分野也大如太白去地可六丈見則以天子 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

大而白類太白 不義失國而豪傑起

獄漢星 孟康曰青中赤表下有二彗縱橫亦填星之精漢書天文志獄漢一名咸漢 出正北

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 正義曰四鎮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星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

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也 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

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 孟康曰星上有三彗上出亦填星之精 其出也不行見則

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 李奇曰邪音蛇孟康曰星有兩赤彗上 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向上有蓋狀如氣下連星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 孟康曰星名 星眾國吉少則凶

漢者亦金之散氣 索隱曰案水生金散氣即水氣河圖括地象曰河精為天漢也 其本

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 孟康曰漢河漢也水生於金多少謂漢寸星 其大

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奔星

孟康曰星有尾旁有短彗下有如狗形者亦太白之精

有聲其

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

索隱曰望之如火光炎炎衝

望之如火光炎炎衝

天其下圓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

將

格澤星者

索隱曰格澤一音鶴鐸又音格澤格胡客反

如炎火之狀黃白起

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

害

蚩尤之旗

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晉灼曰類彗而後曲象呂氏春秋曰其色黃上下白

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

徐廣曰蚩尤也旬一作營

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

伏鼈

李奇曰怒當音帑音均曰帑雌也或曰怒色青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

正義曰著音直略反

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

則石也

正義曰春秋云星隕如雨是也今吳郡西鄉見有落星石其石天下多有也

河濟之

間時有墜星

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

之國

孟康曰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索

隱曰韋昭云精謂青朗漢書作牲亦作腥郭璞註三蒼云腥兩止無雲也。正義曰景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

助月為明見則人君有德明聖之慶也

凡望雲氣

正義曰春秋元命包云陰陽聚為雲氣也釋名云雲猶云衆盛也氣猶氣然也有聲即無

也形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

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

正義曰勝音升

刺反雲雨氣相敵也兵書云雲雄或如雄雞臨城有城必降

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

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磧海

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

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

如浮曰搏也或曰

搏音徒端反

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郊其

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

勝高

索隱曰遇音偶漢書作禺

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

車通車徹也避

漢武諱故曰通

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

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

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

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

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

索隱

曰姚氏案兵書云營上雲氣如織勿與戰也

雲搏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

亘天

索隱曰劉氏杓音時酌反說文音丁了反許慎註淮南云杓引也

其半半天其蜚

者類闕旗

索隱曰蜚音五結反亦作蜺音同

故鉤雲句曲

正義曰句曲音古侯反

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宓

正義曰崔豹古今注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

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蔭之象
故因作華蓋也京房易兆候云視四方常有火雲五色
見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
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也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

關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正義曰洛書云

有雲象人青衣無乎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

在日西天子之氣索隱曰鄒氏云一作弓間天文志作弓字音穹

也說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

有積錢徐廣曰古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

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

聚積正義曰淮南子云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山氣多

多力險阻氣多壽谷氣多痺血氣多在廟氣多仁陵氣

多貪輕土多利足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

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也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

之正治如淳曰蔡邕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

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

郁紛紛蕭索綸困是謂卿雲正義曰卿音慶卿雲見喜氣也若

霧非霧索隱曰霧音如字一音蒙又云溝及爾雅衣冠

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

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

天開縣物孟康曰謂天裂而見地動坼絕正義曰趙世

五年代地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山崩及徙川塞

屋牆垣太半壞地坼東西北三十步水澹澤竭地長

谿坎徐廣曰士雍曰坎音服駟案孟康水澹澤竭地長

日谿谷也坎崩也蘇林曰坎流也

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橐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倍化言誠然

倍迎也伯莊曰音五故反索隱曰逢倍謂相逢而驚也倍亦作迕音同化

當為訛字之誤耳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眾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

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

索隱曰謂立春日是去年四時之終卒今年之始也

四始者候之日

正義曰謂正月旦歲之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始故云四始言以四時之日候

歲吉凶也而漢魏鮮

而康曰人姓名作占候者

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

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

孟康曰戎

菽胡豆也為成也○索隱曰韋昭云戎菽大豆也又郭璞註爾雅亦云胡豆與孟康同

無此上兩字趣兵

索隱曰趣音促謂風從西北來則戎菽成而又有小兩則其國趣兵起也

徐廣曰一北方

為中歲東北為上歲

韋昭曰歲大穰

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

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少之勝亟

疾勝徐旦至食為麥食至日昃為稷昃至舖為黍舖至

下舖為菽下舖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

日

正義曰正月旦欲其終一日有風有日則一歲之中無災害也

日當其時者深而多

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

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

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

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

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兩索隱曰比音鼻律反數音踈

之兩以知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孟康曰月一曰雨

豐穰也日雨民有二升之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

水旱孟康曰月一為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為天下候

竟正月孟康曰月三十日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

并太歲所在則知其月所離列宿索隱曰韋昭日風雲

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

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

惡冬至短極縣土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於衡

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律曆記候鍾

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

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

略以知日至要決畧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

歲乃有殃正義曰言畧景歲星行不失次則無災異五

則歲乃有殃禍災變也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

至五家索隱曰案謂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三代正義

家黃帝高陽高辛唐虞堯舜也三代夏殷周也言生民以來何曾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帝三王亦於紹繼而

明天數也。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

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

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

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

禳祥不法正義曰禳音機顧野王云禳祥吉凶之先見也按自古以來所見天變國皆異具所說不

同及家占物怪用合時應者書其文并圖籍凶吉並不

可法則故孔子論六經記異事而說其所應不書變見

之蹤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

傳其人不待告正義曰待須也言天道性命忽有志事可傳授之則傳其大指微妙自在天性

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正義曰若作慮反著明也言天道性命告非其人雖

為言說不得著明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正義曰左

傳云蔡墨曰少昊氏之子曰黎為於唐虞羲和正義曰

氏掌天地四有夏昆吾正義曰昆吾陸終之子虞翻云

云昆吾殷商巫咸正義曰巫咸殷賢臣也本吳人豕

也周室史佚萇弘正義曰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於宋

子韋鄭則禪竈正義曰禪竈鄭大夫也在齊甘公徐廣曰或曰甘

魯人正義曰七錄云楚人楚唐昧正義曰莫葛反趙尹臯魏

石申正義曰七錄云石申魏人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

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

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索隱曰三五謂三十歲上下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七 卷三十七

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

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正義曰謂從隱公元

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

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

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

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

日 蝕三十六正義曰謂隱公三年二月乙巳桓公三年七

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公十八年三月

朔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

十年九月庚午朔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

庚午朔十五年五月閏 朔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朔十

五年六月辛卯朔宣公八年七月庚子朔十年四月丙

辰朔十七年六月癸卯朔成公十六年六月丙辰朔十

七年七月丁巳朔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八

月丁巳朔二十年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

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七月甲

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昭公七年

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六月甲戌朔

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二月癸酉朔二十

四年五月乙未朔三十年十二月辛亥朔定公五年三

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 彗星三見正義曰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蝕三十六也 有星孛于大辰哀公十二年有星孛于東方 宋襄公時

星隕如雨正義曰謂僖公十五年正 天子微諸侯力政

徐廣曰 五伯代興正義曰趙岐注孟子云齊 更為主命

一作征 自是之後眾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疆伯正義

曰秦祖非子初邑於秦地在西戎楚子鬻熊始封丹陽

荆蠻吳太伯居吳周章因封吳號勾吳越祖少康之子

初封於越以守禹祀地稱東越皆戎狄之地故言夷 狄也後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勾踐皆得封為伯也 田 氏墓齊正義曰周安王二十三年齊 三家分晉 正義曰 公卒田和并齊而立為齊侯 周安王 二十六年魏武侯韓文侯趙 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 敬侯共滅晉而三分其地

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

禩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正義曰王于放反謂

漢孝景帝三年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言從衡者繼踵

而旱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正義

曰凌雜交亂也米鹽細碎也言旱唐甘石等因時務論其書傳中災異所記錄者故其占驗交亂細碎其語在

漢書五行志中也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正義曰二十八舍謂東方

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兗州氏房心宋之

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奎

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昂趙之分野冀州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輿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三

河翼軫楚之分野斗秉兼之正義曰言北斗所建秉十二辰

分野荆州也兼十二州二十八宿自古所用

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正義

遠矣曰太白狼弧皆西方之星故秦占候也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正義

占候也曰熒惑鳥衡皆南方之星故吳楚之占候也一本作注張也燕齊之疆候在辰

星占於虛危正義曰辰星虛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齊占候也宋鄭之疆候在歲

星占於房心正義曰歲星房心皆東方之星故宋鄭占候也晉之疆亦候在辰

星占於參罰正義曰辰星參罰皆北方之星故晉占候也及秦并吞三晉

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正義曰河黃河也山華山也

也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正義曰爾雅云九夷

四海之內中國從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正義曰日人

日陽也歲星屬東方熒惑屬南方占於街南畢主之正義

填星屬中央皆在南及東為陽也正義

曰天街二星主畢昴主國界也街南為華其西北則胡

夏之國街北為夷狄之國則畢昴主陽支從河山西北及秦

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正義曰月陰也大白屬西方辰

陰也晉為占於街北昴主之正義曰天街星北為夷狄故中國山

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正義曰言中國山及川東北

東北行連隴山至南山華山渡河東北盡碣石山黃河

首起崑崙崙山渭水岷江發源出隴山皆東北東入渤海

也尾没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韋昭曰秦晉西南維

引弓之民同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正義

故好用兵曰王猶領也入也星經云太白在北月在南中國敗獨

太白在南月在北中國不敗也是狐貉數侵掠之也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

主人正義曰更格行反下同星經云辰星不出太白為

不戰辰星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

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戰合宿乃戰辰星入太白十五

日及入而上出破軍殺將客熒惑為孛外則理兵內則

勝不出客亡地視旗所指熒惑為孛外則理兵內則

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索隱曰此案春

云故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

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

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

十年之間正義曰謂從秦始皇十六年起兵滅韓兵相

駘藉蘇林曰駘音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二十七

天官書

星

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

索隱曰漢高祖之七年

月暈參畢七重

索隱曰天文志其占者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為匈奴參為

趙畢為邊兵長歲高祖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所圍七日乃解則天象有若符契七重者主七日也

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逾彗星數丈天狗過

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

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

正義曰元光元年太中大夫衛青等伐匈奴元

符二年冠軍侯霍去病等擊胡元鼎五年衛尉路博德等破南越及韓說破東越并破西南夷開十餘郡元年

樓船將軍楊僕擊朝鮮也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矣

惑守斗

正義曰南斗為吳越之分野

朝鮮之拔星第于河

索隱曰第音佩即字

星也天文志武帝元封之中星孛于河戌其占曰南戌為越門北戌為吳門其後漢兵擊拔朝鮮以為樂浪玄

菟郡朝鮮在海中越之象居北方戒兵征大宛星第招

胡之域也其河戌即南河北河也搖

正義曰招搖一星次北斗杓端此其犖犖大者

音力卓反犖犖事之分明也

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

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

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

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

孟康曰日月無

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赤黃為薄或曰不交而蝕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為薄虧毀為蝕皆以為占

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

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

也故紫宮

正義曰中宮也

房心

正義曰東宮也權衡

正義曰南宮也

咸池

正義曰西

宮也虛危正義曰北宮也列宿部星正義曰五官列宿部內之星也此天之五官

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孟康曰闊狹若三台星相

去遠水火金木填星徐廣曰木火土三星若合是謂驚位絕行此五星者天

之五佐正義曰言水火金木土五星佐天行德也為經緯正義曰五星行南

也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脩德月變省刑星

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

詐者亡大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救其次脩禳正下

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徐

曰適者災變咎徵也李斐曰適見災于天劉向以為日月蝕及星逆行非太平之常自周衰以來人享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駟案孟康曰暈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雲風此天之客氣

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

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索隱曰三謂三辰五謂五星也終

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索隱曰謂王者行春令布德澤被天下則上應靈威仰之帝而

天門為之開以發德化也天門即左右角間也。正義曰為於偽反下同蒼帝東方靈威仰之帝也春萬物開發東作起則天發其德化天門為之開也

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索隱曰謂王者行德以應火精之帝謂舉大禮封諸侯之地則

是赤帝行德夏陽主奇散故天牢為之空則人主當赦過宥罪者也。正義曰赤帝南方赤熒怒之帝也夏萬

物茂盛功作大興則天施德惠天牢為之空虛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不對中台王秉禁暴亦貴人之牢也

黃帝行德天矢為之起正義曰黃帝中央含樞紐之帝季夏萬物盛大則當太赦含養

萬曆二十六年刊

羣品也 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

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日月暈圍常大赦載

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索隱曰一曰二曰謂占星之家異說太史公兼記之

耳畢昂為之圍正義曰白帝西方白招矩之帝也秋萬物成則暈圍畢昂三暮帝德乃成也

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

不出其旬

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正義曰黑帝北方協光紀之帝也冬萬物閉藏為之動為之開

閉也天一星在五軍南畢西北為天門日月五星所道主邊事亦為限隔內外障絕往來禁道之作違者占星

角有兵起五星守之主貴人多死也

天行德天子更立年

索隱曰繫天謂地極紫微宮言王者當天心則北辰有光輝是行德也

也若北辰有光輝則天子更立年也

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

索隱曰上云南宮朱鳥惟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則三衡者即太微也其謂之三者日月五星也然斗星第六第

五亦名衡又參三星亦名衡然並不為天廷。正義曰晉書天文志云三台主開德宣符也所以和陰陽而理

萬物也三衡者北斗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人君之象號令主也又太微天子宮庭也太微為衡衡在

平也為天庭理法平辭一理也按言三台三衡者皆天帝之庭號令舒散平理也故言三台三衡言若有客星出

三台三衡之廷必有奇異發令也 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索隱述贊曰

在天成象 有同影響 觀文察變

其來自往 天宮既書 太史攸掌

雲物必記

星辰可仰

盈縮匪僊

應驗無爽

至哉玄監

云誰欲網

史記卷二十七終

史記卷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漢太史公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賈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正義曰此太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六山下小山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曰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繩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太山禪梁父荷天命以為王使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

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
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
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
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
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
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
山川徧羣神輯三瑞擇吉月日見四諸牧還瑞徐廣曰還
一作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
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

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

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索隱曰獨

不言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

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索隱曰如淳案國語二龍祭于夏庭是也其後

二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

有桑穀生於廷一幕大拱懼伊陟徐廣曰陟古作敕曰妖不勝

德太戊脩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

曰尚書伊陟贊于巫咸孔安國云贊告也巫咸臣名今此云巫咸之興起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觀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所以伊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之興自此

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

雉徐廣曰一作鷓音嬌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已日脩德武丁從之

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索隱曰謂武乙射天後獵于河

渭而震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

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

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

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

辟雍韋昭曰水外四周員如辟雍蓋以節觀者也諸侯曰泮宮張晏曰制度

辟雍。索隱曰泮宮禮記又云泮有水而半有宮是也

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王肅曰即天於南郊祀之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自禹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

興而脩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

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

犬戎所敗徐廣曰犬一作畎周東徙維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

列為諸侯正義曰秦襄公周平王元年封也

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

各一云索隱曰毛詩傳云亦馬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

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索隱曰地理志汧水出汧縣西北入渭皇甫謐云文公徙

也都汧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李奇曰鄜音孚

山阪曰衍。索隱曰鄜地名後為縣屬馮翊衍者鄭眾註周禮云下平曰衍又李奇云三輔謂山陵間為衍也

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酈時

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酈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

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

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

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摺紳者不道索隱曰姚氏云摺當

作縉鄭眾註周禮云摺讀曰薦謂垂之於紳帶之間今案鄭意以摺為薦則薦亦是進進而置於紳帶之間故

史記亦多作薦字也作酈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

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也服虔曰在北或曰在陳倉北

西有陳倉山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繞山山雞飛去而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里或言是玉雞括地

志云陳倉山在岐州陳倉縣南又云寶雞神祠在漢陳倉縣故城中今陳倉縣東石雞在陳倉山上祠在陳倉

城故言獲若石于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

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

云野雞夜雉如厚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以一牢

祠命曰陳寶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

雖在長安正西五百里章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寶

索隱曰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

遇二童子云此名為媼在地下食死人腦媼乃言彼二

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為雉秦

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雉止南

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所以代俗謂之寶

夫人祠抑有由也葉縣名在南陽葉君作酈時後七十

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

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酈時索隱曰秦本紀德公

時今案百當為白秦君西祀少昊姓尚白奎秦諸侯也
雖奢侈僭祭郊本特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蓋字誤
作伏祠索隱曰服虔云周時無伏秦始作之漢舊儀云
帝初令伏閉晝日是也又曆忌釋曰伏者何金氣伏藏
之名四時代謝皆以相生而春木代水水生木也夏火
代木木生火也冬水代金金生水也至秋則以磔狗邑
金代火金畏於火故凡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磔狗邑
四門以禦蠱菑索隱曰案樂彥云左傳而蟲為蠱臯磔
磔禳也厲鬼亦為蠱將出害人旁磔於四方之門德公
故此亦磔狗邑四門也風俗通云殺人磔懷也
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
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
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
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

丘而欲封禪管仲曰索隱曰今管子古者封秦山禪梁

父者七十二家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

數者萬數也按管仲所記自無懷氏而夷吾所記者十

有二焉昔無懷氏服虔曰古之王者封泰山禪云云李

曰云云山在梁父東索隱曰晉灼云云云山在蒙陽

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正義曰括地志云云云山

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

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索隱曰鄧展云神農後子孫亦

與炎帝戰于阪泉豈黃帝與神農身黃帝封泰山禪亭

戰乎皇甫謐云炎帝傳位八代也亭徐廣曰在鉅平駟案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索隱
曰應劭云亭亭在鉅平北十餘里服虔云在牟陰非
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亭亭山顯頊封泰山禪云云帝
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魯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

禹封泰山禪會稽索隱曰等灼云本名茅山吳越春秋云禹巡天下登茅山以朝羣臣乃大會稽亦曰苗山也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

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

曰寡人北伐山戎索隱曰服虔云蓋今鮮卑是也過孤竹正義曰括地志云孤竹故

城在平州盧龍縣南一十里殷時孤竹國也

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

卑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也索隱曰卑耳山名在河

東大陽卑讀如字也齊語即春秋外傳南伐至召陵登

熊耳山以望江漢索隱曰荆州記順陽益陽二縣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峯如熊耳狀因以為名齊桓公太史公並

登之或云弘農熊耳非也

兵車之會三索隱曰案左傳兵車之會三謂

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僖四年而乘車之會六索隱曰案左氏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于鄆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泚九年會葵丘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

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

曰古之封禪鄣上之黍北里之禾應劭曰鄣上山也鄣音隴蘇林曰鄣上北

里皆地名○索隱曰韋昭云設以不可得之物應劭云光武改高邑曰鄣姚氏云鄣縣屬常山一云鄣上山名

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孟康曰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

東海致比目之魚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有其名曰鰈○索隱曰鰈音答郭璞云如牛驥

身薄細鱗紫黑色一眼兩片合乃西海致比翼之鳥韋昭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鷦鷯○索隱曰山海經云崇丘之山有鳥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云蠻

得行今江東呼為王餘亦曰阪魚

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鷦鷯○索隱曰山海經云崇丘之山有鳥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云蠻

郭璞註爾雅亦作鶴鶴

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

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

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

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索隱曰三置晉君謂惠公懷公文公也

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

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

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

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

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

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

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

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

之不來者徐廣曰狸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

晉人執殺萇弘皇覽曰弘冢在洛陽東北山上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

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徐廣曰距作密時二

百五十年作下時祭炎帝索隱曰吳陽地名蓋在岳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吳陽武時今蓋因

武時又作上下時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索隱曰儋音丁甘反孟康云即老子也韋昭曰儋年表儋在孔子後百餘年非老聃也曰秦始皇與周公

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索隱曰大顏曆評諸家而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為諸侯是乃

為別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凡五合十七年

百一十六年是為合此言五百年舉全數也

而霸王出焉

索隱曰自昭王滅周之後至始皇元年

秦并周為合此襄公為霸始皇為王故云霸王出者也

○正義曰王于放反秦周俱皇帝之後至非子未別封

是合也合而離者謂非子末年周封非子為附庸邑之

秦是離也五百歲當復合者謂從非子邑秦後二十九

君至秦孝公二年五百歲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

復與之親是復合也十七年霸王出焉者謂從秦孝公

三年至十九年周顯王致伯於秦孝公是霸出也至惠

王稱王者出焉然五百歲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

八君至孝公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

秦之後十四年則成五百歲矣諸家解皆非也

欒陽雨

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欒陽而祀白帝

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菲畦畦各一

土封○索隱曰漢舊儀云祭人先於隴西西縣人先山

山上皆有土入山下有時如種菲

畦畦中各有二土封故云畦時

其後百二十歲而秦

滅周

徐廣曰去太史儋言時百二十年

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

社亡

爾雅曰古陵太丘索隱曰應劭云亡淪入地非也

案亡謂社土亡也郭璞云宋有太丘社以社名此

地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

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蟻

見

應邵曰蟻丘蚓也黃帝土位故地見其神矧大五六

圍長十餘丈韋昭曰黃者地色蟻亦地物故以為瑞

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

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

索隱曰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

皆云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

赤鳥五至

今秦變周木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

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

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

正義曰張晏云水北方黑水終

數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

步

音上大呂事統上法

服虔曰政上法令也

水陰陰主刑殺故上法

即帝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二十八

封禪書

八

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索隱曰騶縣之嶧山騶縣本齊

國魯穆公改作鄒從征記北巖有秦始皇所勒之銘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

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

惡傷山之土石草木索隱曰蒲車謂蒲裹車輪也埽地而祭席用菹

稽應邵曰稽禾稟也去其皮以為席如淳曰菹讀曰祖稽讀曰夏晉灼曰菹藉也○索隱曰周禮祭祀侯茅菹說文云菹茅藉也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

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

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

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

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

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

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美門

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

為齊以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中齊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

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索隱曰顧氏案解道

彭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有異於常言如入之腹臍也小顏云下者謂最下者二曰地

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

上命曰時徐廣曰此一云之下上時命曰時○索隱地貴

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日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

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徐廣曰屬東平郡○索隱曰監音闕皇覽云蚩尤冢在東平郡

壽張縣關四曰陰主祠三山索隱曰小顏以為下所謂

鄉城中也萊曲成有叁山即此三五曰陽主祠之眾正義曰括地

志云之眾山在萊州文登縣六日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

七曰日主祠成山斗入海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

夜斗入海不夜古縣名○索隱曰案解道彪齊記云不夜城古有日夜出見於

東境故萊子立城以不夜為名也斗入海謂斗絕曲入

海也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

邪在齊東方索隱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案是

山形如臺地理志琅邪縣有四時祠也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

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

曰今其書有五德始終五德各以所勝為行及秦帝而

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之水德

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美門

子高韋昭曰皆慕古人名效神仙者○索隱曰樂彥引

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

三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司馬相如云止伯僑古仙人

顧氏案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捷為

武陽人為栢人令於此得仙非王子喬也充尚無所見美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美門子高是也最後

皆燕人索隱曰最後猶言甚後也服虔說止有四人是

也小顏云自宋毋忌至最後凡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為方僊道形解銷化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人

恐未詳今山中有龍骨世人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

謂之龍解骨化去也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

方面為服○索隱曰主運是鄒子之書篇名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

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服虔曰傳音附或曰

其傳書云爾贊云世人相傳之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

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

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

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索隱曰謂心甘

美也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

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

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索隱曰顧野王云皆自解說遇風不至也曰

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

山從上黨歸後二年游碣石考人海方士服虔曰疑詐故考之瓚曰

考校其虛實也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

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正義曰括

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三十里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太

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

皇之功德索隱曰小顏云今此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並具有存也其秋諸

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

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

皆譌曰始皇上太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

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索隱曰即封禪書序云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此當有所本

太史公再引以為說也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

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成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

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

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

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

而序也於是自殺以東索隱曰殺即嶠山杜預云嶠在弘農澠池縣西南即今之二鄰

亦是也亦音豪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太

山會稽湘山索隱曰地理志湘山在長沙水曰濟曰淮索隱曰風俗通云濟廟在

臨邑淮廟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服虔曰解凍○索隱曰為音于偽反

秋涸凍索隱曰案字林涸竭也音下各反小顏云涸反讀與涸同互疑也音下故反春則解秋則凝

賽禱祠索隱曰賽音先代反賽謂報神福也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

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正義曰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

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為敦物也註云華嶽本一山當

河水過而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踢開而為兩今脚跡在

東首陽下手掌在華山今呼為仙掌河流於二山之間

也關山圖云巨靈胡者偏得神仙之道能造山川出江

也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徐廣曰蒲敗縣有襄山或字誤也○索隱曰應劭云襄山在潼

關北十餘里穆天子傳云自河首襄山酈元水經云薄

山統目與襄山不殊在今芮城北與中條山相連是薄

襄一山名也○正義曰薄音白落反襄音色眉反括地

志云薄山亦名襄山一名十棘山一名渠山一名雷首

山一名獨頭山一名首陽山一名吳山一名條山在陝

州芮縣城北十里此山西起雷山東至吳坂凡十名以

州縣分之多在蒲州今史岳山岐山徐廣曰武功縣有

文云自華以西未詳也○索隱曰地理志岐吳岳說非也案地理志所有垂山

○索隱曰地理志岐吳岳說非也案地理志所有垂山

無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索隱曰黃帝臣太鴻葬雍鴻冢蓋因太鴻

葬為名也地理志蜀郡蒲氏道崕山在西郭水曰河祠

璞註云山在汶陽郡廣陽縣一名瀆山也臨晉祠。正義曰即同州馮翊縣地理志臨晉有河水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

志云江瀆祠在益州城都縣南八里秦并天下江水祠蜀

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

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歧吳岳

皆有嘗禾孟康曰以新穀祭。索隱曰冢謂四山為大冢爾雅云山頂曰冢蓋亦因鴻冢而為號也

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寶神應節來也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

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正義曰瀆地志云瀆

水古滋水也亦名曰藍谷水即秦嶺水之下流也在雍州萬年縣也

藍田縣瀆水即荆海猶加之下流也在雍州萬年縣也

長水澧澇徐廣曰音勞駟案漢書音義曰水名在鄠縣界。索隱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

云營近長水因以為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

今之荆溪水是也十三州記澧水出鄠縣南也

涇渭皆

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章昭曰無車駟之屬

汧洛正義曰括地志云汧水源出隴州汧源縣西南汧山東入渭洛水源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南流入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二十八

封禪書

七

渭又云洛水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二淵正義曰地北流入河按有三洛水未知祠何者

川源在慶州華地縣西子鳴澤索隱曰服虔云鳴澤在午嶺東二川合因名也

地志云鳴澤在幽州范陽縣西十五里按道縣在易州漆水縣北一里故道城是也澤在道南

嶧山徐廣曰嶧音先許反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

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索隱曰漢書舊儀云祭參辰於池陽谷口夾道在右為壇

也雍地名也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

師四海九臣晉灼曰自此以下至天淵十四臣索隱曰九臣十

四臣並不見其名數所諸布諸嚴諸速之屬百有餘廟

出故昔賢皆不論也索隱曰爾雅祭星曰布或云諸布是祭星之處速亦未詳漢書作遂

即隴西之西縣秦於湖有周天子祠索隱曰地理志湖縣屬京兆有周天

之舊都故有祠焉

子祠二於下邳有天神澧滴有昭明索隱曰案樂彥引河圖云熒惑星散

為昭天子辟池索隱曰樂彥云辟池未聞顧氏以為辟池即滴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

壁以遺滴池君故曰璧池今案謂天二辟池即周天子辟雍耳張衡亦

以辟池為雍也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韋昭曰亳音薄湯所都瓚曰濟

陰薄縣是。索隱曰徐廣云京兆杜縣有亳亭則杜字誤合作社亳且據文列於下皆是地邑則社是縣案秦

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社皇甫謐亦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而臣瓚以亳為成湯之邑故云在於濟陰非也案謂社

壽星祠索隱曰壽星蓋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也。正義曰角亢在辰為壽星三月之時萬物始生建於春氣布養各盡其性不故壽而雍管廟亦有杜主李奇曰杜主故周之右將杜主故周之右將

軍 索隱曰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杜主祠四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見杜伯執弓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八

十單書

矢射宣王伏殺而死故祠之也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

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索隱曰雍有五時而言四者顧氏以為兼下文上帝為五非也

案四時據秦舊而言秦襄公始列為諸侯而作西時文公卜居汧渭之間而作鄜時皆非雍也至秦德公卜居雍而後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下時祠炎帝獻公作畦時祠白帝是為四并高祖增黑帝而

五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鄜時吳陽上下時是言秦用四時祠上帝青黃赤白最尊貴之也其光景

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

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

祠春夏用駢秋冬用駢時駒四匹木禺龍樂車一駟漢書

音義曰禺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索隱曰禺音偶謂偶其形於木禺馬亦然樂車謂車有鈴乃有和樂之節

故取名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

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正義曰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漆其中大夫

以上赤雲氣畫諸侯加象飾口足天子玉飾之也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

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猶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

狀若井榦臯也其法類稱於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

索隱曰權如字一音權周禮有司燿燿火官張晏解非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

其用如經祠云服虔曰經常也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

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

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

各自奉祠不傾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蕃祥

輒祝祠移過於下正義曰謂有災祥輒令祝官祠祭移其各惡於衆官及百姓也漢興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八

封禪書

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

帝子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也社在豐

名高祖里社東北十五里或曰粉榆鄉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擊鼓旗遂以十月至灞

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

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

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

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

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

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

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

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高祖本紀曰二年

六月今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

謹治粉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

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

天水房中堂上之屬索隱曰禮樂志有安世房中歌皆謂祭時房中堂上歌先祖之功德

也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

索隱曰廣雅云東君日也王逸註楚詞雲中雲也東君雲中亦見歸藏易也周禮以禋燎祠司命鄭眾云司命

文昌四星也正義曰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主即上文三社之主巫保族纍二神名纍音力追反

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

糜之屬應劭曰先人所居之國及有靈施化民人又貴

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施糜鄭玄謂主施糜粥之神九

天巫祠九天索隱曰孝武本紀云立九天於神明臺淮南子輔故事云胡巫事九天於神廟於甘泉三

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方陽天是為九天也○正義曰太玄經云一中天二美天三徙天四皆

罰更天五辟天六郭天七歲天八治天九成天也

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

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各有強死者竟鬼能依人為厲

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

食天下正義曰顏師古云祭有牲率故言血食遍於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

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

則農祥也晨見而祭○正義曰漢舊儀云五年脩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為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大庭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為土相也廟

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

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

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

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宫不領及齊淮南

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正義曰齊有泰山淮南有天柱山二山初

天子祝官不領遂廢其祀令諸侯奉祠是歲制曰朕即

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又安民人

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

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

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正義曰顏師古云駕船被馬之飾皆具

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

正義曰河湫黃河及湫泉加玉各二正義曰言二水祭時各加玉璧二枚及諸祠各增

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

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

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

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

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漢書音義曰其在東郡界其符

也索隱曰謂河決乃水德之符應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

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

三歲黃龍見成紀徐廣曰在文帝十五年春○正義曰按成紀云秦州縣也文帝乃

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

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

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

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

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

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

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方舍謂陽谷日沒於西墓謂北谷也天

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

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

時韋昭曰宇謂上同下異禮所謂複廟重屋也續曰一營宇之中立五廟。正義曰括地志云渭陽五帝廟

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宮殿疏云五帝廟一宇五殿也按一宇之內而設五帝各依其方帝別為一殿而門

各如帝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

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正義曰顏師古云蒲池

作蘭言其水恐顏說非按括地志云渭北咸陽縣有蘭池而始皇逢盜蘭池者也言穿溝引渭水入蘭池也疑

蘭字誤作爲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

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索隱

曰小顏云刺謂采取之也劉向七錄云文帝謀議巡狩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刺音七賜友

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

徐廣曰在霸陵駟案如淳曰亭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安門

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後節若見五人於道北

陶公主長門園武帝以長門宮即此

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孟康曰直北也值其立處以作壇祠以五牢具

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

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

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索隱曰至日灼云淮南云魯陽公與韓構用戰戰酣日暮援戈

麾之日爲却三舍豈其然乎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

爲元年今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

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

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

鼎徐廣曰是後三十七年鼎出汾陰

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

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

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

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

數年而孝景卽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

所興至今天子

自此後武帝事諸先生取爲武帝本紀注解已在第十二卷今直載徐義

今

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

天下又安摺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

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

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

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

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

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

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索隱曰漢舊儀云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時三歲一遍皇帝

自行

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神君者長陵

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

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卽位則厚禮

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

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

索隱

曰案表深澤侯趙將夜以高祖八年封侯至元朔五年夷侯胡薨無後國除

主方匿其年及

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
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
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
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索隱曰武
安侯田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
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
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與齊桓公十年陳於柏
寢索隱曰韓子云齊景公與晏子遊已而案其刻果齊
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
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

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

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

食巨棗大如瓜索隱曰包攷云巨或作臣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

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

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居又

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徐廣曰

志反鍾縣黃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

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

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索隱曰樂汁微圖曰天宮

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別名春秋佐助期曰紫宮天皇

曜鬼寶之所理也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宮門

外立承事 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

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索隱曰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

云壇有八陛通道以為門又三輔黃圖云上帝壇八軀神道八通廣三十步也於是天子令太

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

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

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

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索隱曰謂祠祭以解殃咎求福祥也

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

一澤徐廣曰澤一作阜山君地長用牛索隱曰此則人上書言古天子祭太一太一天

神也澤山本紀作澤山澤山君地長謂祭地於武夷君

用乾魚索隱曰顧氏案地理志云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人葬處即漢書所謂武夷君是時既用越巫

勇之疑即此神今案其祀用乾魚兼不享牲牢或如顧說也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

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

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索隱曰樂彥云謂龍馬龜也其

明年郊雍徐廣曰武帝立已十九年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

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

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

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

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

先王祀徐廣曰元鼎四年時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八 封禪書 三

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玉夫

人徐廣曰外戚傳封禪書曰趙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

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索隱曰漢書作李夫人卒帝

賦此云王夫人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

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

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

以勝日駕車辟惡鬼索隱曰樂彥云畫以勝日者謂畫

車以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巳又作甘泉宮

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居

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

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

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

梁銅柱徐廣曰元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

子病鼎湖甚索隱曰三輔黃圖云鼎湖宮名在藍田

弘農恐非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

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

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

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

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

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蕭然居室帷中時

畫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符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蠶栗今陛下親祠后上后上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大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

后上

徐廣曰元鼎四年

祠汾陰睢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

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索隱曰康王名寄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索隱曰三蒼云中得也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爲人長

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美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索隱曰論衡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馬肝殺人儒林傳曰食肉無食馬肝是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索隱曰上語樂大云子誠也惜乎謂不吝金齋祿位也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

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碁碁自相觸擊索隱

曰顧氏案萬畢術云取雞血雜磨針鐵搗和磁石碁頭置局上自相抵擊也是時上方憂河

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索隱

曰謂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為四也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

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

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徐廣曰元鼎四年也天若遺

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

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

人乘輦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

之索隱曰衛子夫之子曰衛太子女曰衛長公主是衛后長女也非如帝姊曰長公主之例也齋金

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索隱曰地理志東萊有當利縣天子親如

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徐廣曰將武帝姑

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

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

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

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

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

大見數月佩六印索隱曰更加樂通侯及天道將軍印為六印貴震天下而

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揜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

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鉤

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

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

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徐廣曰河渠書曰鑿

涇水自瞻盪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

徐廣曰上言從行上薦之或者祭鼎也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

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

穀今歲豐庶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

神鼎一索隱曰孔文祥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

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

亨飴徐廣曰飴亨煮也音飴皆嘗以亨牲牢而祭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

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
堂徂基自羊徂牛鼎及鼎不吳不驚胡考之休今鼎

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徐廣曰關中亦復有中山也非

魯中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

祠大享徐廣曰一云大報祠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

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

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

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

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

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

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吏區鬼吏區對曰黃帝

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

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

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

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

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

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

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

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

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

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

封居七千索隱曰韋昭云黃帝時萬國以其修神靈得封者七千國或為七十國樂彥云以舜為神

明之後封媯滿於陳之類是也顧氏案國語仲尼云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注芒氏之君守封

禹之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

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

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索隱曰謂

有非毀鬼神之人乃斷理而誅斬之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

帝宿三月思更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

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徐廣曰一作塞門者谷

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

髯下迎黃帝索隱曰說文云胡牛垂頰也釋名黃帝上

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

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

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

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

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祀官寬舒等具太一祠

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徐廣曰階次也五帝壇環居其

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

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

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醜食羣臣從者及

北斗云巳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

中水而洎之徐廣曰洎一作酒灌祭日以牛祭月以羊

彘特索隱曰樂彘云祭日以太牢月以少牢特不用牝也小顏云牛羊若彘止一牲故云特也太一

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

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

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索隱曰顧氏云贊祀祠也漢書儀云贊饗

一人秩六百石是也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

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

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

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

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

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

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

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太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太一

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太一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

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索隱曰鄭德云相應為讎謂其

言語不相應無驗也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

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

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
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
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
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
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
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
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
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
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徐廣曰瑟及空侯
徐廣曰應劭云武帝命樂人侯調始造此器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

釋旅

徐廣曰古釋字作澤

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

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

徐廣曰須一作涼

上曰吾聞黃帝

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

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

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

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

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

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

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

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

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
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
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
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
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
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
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奉祀命曰崇高
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
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
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

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侯名山至東
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
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
見上卽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
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
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
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
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
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
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

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
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
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
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
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
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
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
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
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
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

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
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
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旣
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
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
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索隱曰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
封有朕兆子侯則沒印帝畏惡
故殺之風俗通亦云然顧胤案武帝集帝與子侯
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說是也上乃
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
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
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

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

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索隱曰樂彥包愷並作旗星旗星即德星也符瑞圖

云旗星之極芒艷如旗本亦作旌也

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大一

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

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

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

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

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

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

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

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

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

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

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

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

徐廣曰云如緱城

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

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

索隱曰小顏以為作益壽延壽

二節漢帝故事云作延壽觀高三十丈

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

天華臺

徐廣曰在甘泉○索隱曰漢書並無華字疑衍也

置祠具其下將招來

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

生殿房內中

徐廣曰元封二年

天子爲塞河與通天臺若見有

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

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

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

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

徐廣曰元封五年

而東登禮濤之天

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

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

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

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

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爲

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

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

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

如帶

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

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

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

祕祠其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

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

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

徐廣曰常五年一脩耳今

適二年故但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
祠於明堂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
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栽十二月甲午朔
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
殊廷焉上還以柏梁栽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
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
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
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栽復起屋必以大用
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
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

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
丈瀛洲壺采象海中神山鬣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
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
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
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
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
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
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
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
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

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
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
雖封太山然風后封臣歧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徐
曰一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
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
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
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
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徐廣曰天
漢三年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
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

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

索隱曰郊祀志云祠官寬舒議祠后

土爲五壇故謂之五寬舒祠官也

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

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
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
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
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
之跡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息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
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
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

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索隱述贊曰

禮載升中

書稱肆類

古今盛典

皇王能事

登封報天

降禪除地

飛英騰實

金泥石記

漢承遺緒

斯道不墜

仙閣肅然

揚休勒誌

史記卷二十八終

史記卷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

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徐廣曰橋近暹反一作樁樁直轅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

山行乘櫟音力追反又曰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涉以軌又曰乘風車音去喬反索隱曰毳字亦作橈同音昌

芮反注以撮子芮反又子絕反與薊音同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二十九

河渠書

一

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正義曰度田洛及釋名云山者產也治水以志九州山澤所生物產

言於地所宜商而度之以制貢賦

然河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

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

正義曰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為鑿廣八十步

到華陰

正義曰華陰縣也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漢高帝改曰華陰

東下砥柱

正義

曰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夾右縣東北五丁里在河之中

及孟津

孟津在洛州河陽縣南門外孔安國云

山再城曰邳按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

於是禹以為

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

韋昭曰湍悍難也難以行平地數為敗

乃斲二渠以引其河

漢書音義曰斲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

○索隱曰斲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按韋昭云疏決為灑字音疏陟反斲即分其流泄其怒是也

二渠其一則漯川其二王莽時遂空也

北載之高地過降水

正義曰降水源出潞州

留縣西南方山東北

至于大陸

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河澤一名鉅鹿澤也

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

攢曰禹貢曰夾石碣石入于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

在碣石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

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

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

溝

索隱曰楚漢中分之界文穎云即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武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

今之汴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

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

則通渠三江五湖

韋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索隱曰三江按地

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南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

北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五湖郭璞江賦云其區兆瀾彭蠡青草洞庭又云太湖周五百里故曰五湖於

齊則通蓄濟之間於蜀蜀守冰

漢書曰冰姓李鑿離確古堆字

辟沫水之害

索隱曰辟音避沫音未案說文云沫水出蜀西南徼外與青衣合東南入海也

二江成都之中

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一名管橋水一名清江亦名水江西南自溫

江縣界流來又云郫江一名成都江一名市橋江亦名中日江亦曰內江西北自新繁縣界流來二江並在益

州成都縣界杜預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

神須取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為女與神婚徑至祠勸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

關於江岸有間輒還流江謂官屬曰吾鬪疲極不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

遂死華陽國志云蜀時濯錦流江中則鮮明也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澆

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

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正義曰括地志云漳

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地理志云濁漳水在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按方黃鹿谷二

山北鹿也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

之母令東伐如淳曰欲罷勞之息秦伐韓之計乃使水工鄭國韋昭曰鄭國能

治水故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索隱曰水工

顏云中音仲即今元稷山之東中山是也邸至也瓠口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是也與池陽相近故曰

田於河所池陽谷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一名仲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又云焦穫藪亦名瓠在涇

陽北城外也邸至也至渠首起並北山東注洛徐廣曰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今枯也

懷德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

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索隱曰溝洫志鄭國曰臣為韓延數歲之

命為秦建萬世之功是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

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

索隱曰溉音古代反澤一作鳥音昔本或作斥則如字讀之

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

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

東潰金隄

正義曰括地志云金隄一名十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

於是東郡大興

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

瓠子東南注鉅野

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鉅野縣東北太澤是

通於淮泗於

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

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鄆

索隱曰鄆音輸韋昭云沛河縣也○正義曰貝州縣

也鄆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鄆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

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

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

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

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

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

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漑田此損漕省卒而

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

索隱曰舊說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顏云衣者巡

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不是名也悉發

卒

徐廣曰一云悉衆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

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漑田矣其後河東守

番係言漕從山東西

索隱曰番音婆又音潘詩小雅云番維司徒番氏也係音系從山東

西者謂從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 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

而亦煩費穿渠引汾 正義曰括地志云汾水源自嵐州靜樂縣北百三十里管涔山北東

南流入并州即西南流入至絳州蒲州入河也 既皮氏汾陰 正義曰括地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

龍門縣西百三十步自秦漢魏晉皮氏縣皆治也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汾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下

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

韋昭曰壩音而緣反謂修河邊地 棄地民焚牧其中耳 索隱曰焚乾草也謂收焚及牧

畜於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

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

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

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 索隱曰其田既薄越人徙

居者習水利故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於少府 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 章

曰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贊曰褒斜二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斜水源自褒

城縣西北九十八里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派流漢書溝洫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是也按褒城即褒中

縣也 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阿其事因言抵蜀從

故道 正義曰括地志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也在州西五十里 故道多阪回遠今

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

以行船漕漕從南陽 正義曰南陽郡今鄧州 上沔入褒褒之絕水

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

致山東從沔無限 正義曰無限言多也山東謂河南之東山南之東及江南淮南皆經砥柱

主運今並從沔便於三門之漕也 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

饒凝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印為漢中守發數萬

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

後莊熊羆言臨晉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本臨晉城也一名大荔城亦曰馮翊城民願

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敵十

石正義曰洛潒沮水也括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在同州西北亦四十五里於

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

應劭曰徵在馮翊或曰商顏山名。索隱曰徵音懲縣名也小顏云即今之澄城也顏又如字岸善崩

正義曰言商原之崖岸土性踈故善崩毀也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

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瓚曰下流曰頽東至山嶺十

餘里聞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正義曰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

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徵穿渠引洛故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祠頗有靈驗也故

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

瓠子後二十餘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

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

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

沙正義曰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接縣東北二十里也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

玉壁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

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厚

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天密謂之楗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天

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

皓皓肝肝兮閭殫為河如淳曰殫盡也駟殫為河兮地

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

水漸山使平也韋昭曰鑿山以填河也吾山平兮鉅野溢如淳曰鉅野使溢

也魚沸鬱兮柏冬日徐廣曰柏猶迫也冬日行天邊若

野蒲溢則眾魚沸鬱而延道弛兮離常流徐廣曰延一

灼曰河道皆弛壞○索隱曰言河之決由其源道延長弛溢故使其道皆離常流也蛟龍騁兮方

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贊曰水還舊道則羣不封禪兮

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

桑浮兮淮泗滿張晏曰齧桑地名也如久不反兮水維

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迆兮浚流難舉長菱兮

沈美玉如淳曰寒取也交草也音郊一曰菱芋也取長

菱下所以引致上石者也○索隱曰琴音河伯許兮薪

不屬如淳曰旱燒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

以禦水頽林竹兮榭石菑如淳曰河決榭不能禁故言

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

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

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四河河西酒泉

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如淳曰地理

軹渠○索隱曰案溝洫志兒寬為左內史奏請引堵水

穿六輔渠小顏云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太山下引

徐廣曰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定澤名

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作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溼

徐廣曰一作濕

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

溧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

作河渠

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與一夫二百畝以田惡故更歲耕之

索隱述贊曰

水之利害

自古而然

禹疏溝洫

隨山濬川

爰洎後世

非無聖賢

鴻溝既劃

龍骨斯穿

填闕攸墾

黎蒸有年

宣房在詠

梁楚獲全

史記卷二十九終

史記卷三十

平準書第八

漢太史令

龍

門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駮

駮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觀中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錦等奉

駮案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鈞天下郡國輸斂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

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駮索隱曰天子駕駮馬其色宜齊同今言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

平準書

一

色之駟馬漢書作駟馴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

與純一色也或作驛非也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漢書食貨志曰鑄

顧氏案古今注云秦錢半兩徑十二分重一黃金一斤

十二銖英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為莫與也索隱曰如淳云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非也又

臣瓚下注云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是其

也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

踊騰躍李奇曰稽滿貯也如淳曰稽考也考校市物價

穡之也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漢書雜字作躍

索隱曰李奇云稽貯滯韋昭云稽留待也稽字當如李

韋二釋晉灼及馬融訓稽為計及考於義為踈如淳曰

踊騰躍音伍昂也伍昂者乍貴乍賤也今案漢書雜字作

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躍者

中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糶二而舍一是也

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瓚曰秦以一鎰為金漢以一斤為一金天下

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

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

園池市井正義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租稅

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

領於天下之經費索隱曰案經訓常言封君已下皆以

常稅為一年之費也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索隱曰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轉水運曰漕

中都猶都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太

倉以稽官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

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索隱

曰案卽訓就言就出銅之山鑄錢故下富埒天子徐廣文云卽名銅山是也一解卽山山名其後卒以叛逆鄧

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

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

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

大庶長索隱曰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晁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

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爲差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

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

苑馬以廣用索隱曰謂增益苑囿造廐而養馬以廣用則馬是軍國之用也而宮室列

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

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

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曰巨貫朽萬今萬萬

而不可校如淳曰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

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

牝者儻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踳齧故并不得出會同

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于子孫長大

而不轉居官者以爲姓號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故人人自愛而

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紬耻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

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索隱曰鄉曲豪

富無官位而以威勢生斷曲直故曰武斷也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

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

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正義曰鳥侯反今事

兩越正義曰南越及閩越南越今廣江淮之間蕭然煩

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

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

曰彭吳人姓名始開其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

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

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

姓抗弊以巧法索隱曰三蒼抗音五官反鄒氏又音五

弊故行巧財賂衰耗而不贍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

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

此始也韋昭曰弘羊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

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正義曰謂靈夏三州築

朔方正義曰今夏州也括地志云夏州秦上當是時漢

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鐘致

一石漢書音義曰散幣於邛犍以集之索隱曰應劭云

犍為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

賦不足以更之韋昭曰更續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

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東至滄海之

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

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徐廣曰元朔五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

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

索隱曰蹕音逝謂貯也音于昭云音滯謂積也又案古今字話蹕今滯字則蹕與滯同謂富人貯滯積穀則貧者無所食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銅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

武功爵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

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

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索隱曰大顏云一金萬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

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初一級十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萬至

十七級合成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索隱曰官首武

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故千夫如五大夫索隱曰千夫武

得試為吏先除用也七五大夫舊二十等爵第九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為吏殆謂此

減二等爵得至樂卿

徐廣曰爵名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

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索隱曰此言武功置

爵雖得至於樂卿也臣瓚所引茂陵書蓋後人記其爵次耳今注稱十爵至十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為

樂公乃以舊二十爵釋武功爵蓋亦臆說爾非也大顏亦以為然以顯軍功軍功多用

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

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

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

張晏曰吏見知而不舉劾為故縱而

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索隱曰格音閣沮音才緒反誹音非謂廢格天子之命而

不行及沮敗誹謗之者皆被窮治故云廢格沮誹之獄用矣

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

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

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

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

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

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

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

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

徐廣曰觀縣名

也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公國

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

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

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

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

萬人各歷二三暮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徐廣曰音階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

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

漢書音義曰蹠停也一曰貯也○索隱曰蹠該案字

林云貯塵也音佇此謂居積停滯塵久也子貢發貯蓄財是也

轉轂百數李奇曰廢居

居邑

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駟案服虔曰居轂於邑也如淳曰居

賤物於邑中以待貴○索隱曰劉氏云廢出賣也居停蓄也是出賣於居者爲廢故徐氏云有所費有所畜是也

也封君皆低首仰給晉灼曰低音抵距也服虔曰仰給於商賈○索隱曰服虔說是也而

劉伯莊以爲封君及大商皆低首營私以自給不佐天子非也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

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

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

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

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如淳曰磨錢取鎔故也賸亦

也物益少而貴如淳曰但鑄作錢不作餘物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

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漢書

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索隱曰說文云銅赤金也注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

金半兩錢法重四銖韋昭曰又為半兩實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

取鎔徐廣曰音容呂靜曰右器法謂之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

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徐廣曰藻一作紫為皮

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

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也以為天用莫如

龍索隱曰易云行天莫如龍是也地用莫如馬索隱曰易云行人用莫

如龜索隱曰禮云諸侯以龜為寶是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

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索隱曰顧氏案錢譜其文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圓文

又作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豎及劉氏音息

戀又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漢書作異二字音同二曰重差小方之其

文馬直五百索隱曰謂以八兩差為三品此重六兩下小擗重四兩也云以重差小者謂半兩為

重故差小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

三曰復小擗之其文龜直三百索隱曰擗音湯果反爾雅注擗者狹長也謂長而去四角也錢譜肉圓好

方皆隱起龜甲文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

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

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也

案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桑弘羊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齊

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

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

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

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

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韋昭曰欲令出馬無馬者令代

棘○索隱曰謂故吏先免者皆適令作昆明池索隱曰

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荀悅其明年大將

軍驃騎大出擊胡徐廣曰元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

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馬

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

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

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

少府索隱曰韋昭云少府天子私所陛下不私以屬大

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如淳

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煮鹽盆○索隱曰蘇林

云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雇手牢盆小顏云蘇說是樂彦

云牢乃盆名浮食奇名欲擅管山海之貨張晏曰若人

其說異也籥或曰管固○索隱曰包愷奇音編謂以致富羨役利

細民索隱曰羨音弋戰及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索隱

止也僅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奇人欲敢私鑄鐵器

資鹽者鈇左趾史記音義曰鈇音徒計反韋昭曰鈇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別也○索隱曰三

蒼云鈇踏脚鉗也字林音大計反張裴漢晉律序云狀如跟衣著足足下重六斤以代別至魏武改以滅代鈇也

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便屬在

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

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

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

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

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眾貧者畜

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

如故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算也詩云維絲伊緡如淳曰胡公緡錢為緡者詩云氓

之出虫抱布質絲故謂之緡也○索隱曰異時猶前時也說文云輶小車也傳字言漢代賤乘輶今則貴之言

算輶車者有輶車使出諸賈人未作貫貸買居邑稽諸

稅一算二算也緡音旻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

物索隱曰稽者停留也即上文所謂廢居居邑也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

沒入於官占音之贍反率緡錢二千而一算瓚曰此緡錢為是備

者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率緡錢四

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如淳曰非吏而得與

邊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如

曰商賈有輶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

戍邊一歲沒入緡錢索隱曰悉盡也具也若通其家財不周悉盡者罰戍邊一歲有

萬曆二十六年刊

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

籍名田以便農索隱曰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敢犯令沒入田僮

索隱曰若賈人更占田則沒其田及僕僮皆入之於官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

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

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

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

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

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

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

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

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

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的苟

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

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的具其

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執之臣

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又不報式數

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

官費眾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

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

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

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

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

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

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

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

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

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

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

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

為大農列於九卿

徐廣曰元鼎三年時丙寅歲

而桑弘羊為大農丞

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

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

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

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

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

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

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索隱曰抵歸也劉氏云大抵猶大略也案大抵無慮

者謂言大略歸於鑄錢更無他事從慮也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

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

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

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

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徐廣曰元狩四初異為濟

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

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及四

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

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

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

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

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

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

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索隱曰謂多姦錢多輕而公卿

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如厚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

索隱曰鐘官掌鑄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

漢書音義曰俗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

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徐廣曰元而民

不思索隱曰樂彥云諸所廢與附其後二歲赤側錢賤

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

林三官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

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

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

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

而楊可告緡徧天下

續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

田奴婢是也。索隱曰楊姓可名也如淳云告緡令楊可所告言

中家以上大抵皆遇

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

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索隱曰反音備反謂反

使從輕也案劉德為京兆尹每行縣多所平反是也

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

索隱曰如淳云曹輩也謂分曹輩而出為使也

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

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

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

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

關置左右輔

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徙函谷關於新安東界

初大農筦鹽鐵

官布多

索隱曰布謂泉布

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

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

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

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

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今乃更大脩之

將與南越呂嘉戰逐故作樓船於是揚僕有將軍之號又下云因南方之樓船卒二十餘萬擊南越也

於

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備由此日

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

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

索隱曰謂比者所没入之田也

其没入奴婢

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

如淳曰水衡少

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

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索隱曰樂

彥云度猶運也

及官自糴乃足

索隱曰謂天子所給廩食者多故不如官自糴乃足也

所

忠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如者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

鼎是也唯姚察獨以為所患非也索隱曰晉灼云中國富人或鬪鷄走狗馬

弋獵博戲亂齊民被教齊整之人也乃徵諸犯令相

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

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蒂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為根。索隱曰李奇

云先至者為魁株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二音是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

送徒又文穎曰凡鬪雞勝者為株傳云陽溝之雞三歲為株今則鬪雞走馬者用之因其鬪雞本勝時名故云

株選徒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

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

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令飢民得流就

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

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

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漢書音義曰踰度也

卒倉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

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

亭徼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也晉灼曰徼塞也於是

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音義曰令

縣也贖曰先是新秦中千里無民畏寇官假馬母三歲

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李奇曰邊有

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有蕃息與當出緡筭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仞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為

馬種命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璜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徼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告緡不復取於民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徐廣曰元鼎四年立

后上五年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

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

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

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索隱曰令音零姚氏音連韋昭

云金城縣初置張掖酒泉郡徐廣曰元鼎六年而上郡朔方西河河

西開田官斥塞卒如淳曰塞候斥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

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

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

馬難得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

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特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

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

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

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

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

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

金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而列侯坐耐至嘗耐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也

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爲侯侯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

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
縣侯免國。索飲曰劉氏云言列侯多以百而數故坐
酎金失侯者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式既在位

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瓚曰謂作鐵器

賈貴索隱曰言鹽既苦而器又惡故買賣貴也苦又音

本紀苦如古言器苦窳不好凡病之器云苦窳窳音庾事見

字讀亦通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

因孔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

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徐廣曰南越

為九郡駱案且以其故俗治毋

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索隱曰比音

已往之郡各以其地比近給初郡初郡即西南初置之郡也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

被具索隱曰奉音狀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

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

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

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也唯取其

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

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

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索隱

度謂載云僦言所輸物不足償其雇載之費也僦音子就反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

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

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人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

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

興焉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長八分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所從來

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

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

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

日時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

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

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

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

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疆君自是以後天

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

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疆者或

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

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索隱曰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黃金也白銀也

赤赤銅也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布於民間也或刀如淳

見食貨志曰名錢為刀者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

金以鎰名孟康曰二兩為鎰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

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

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

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

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

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索隱述贊曰

平準之立	通貨天下	既入縣宮
或振華夏	其名刀布	其文龍馬
增筭告緡	哀多益寡	弘羊心計
上式長者	都內克殷	取贍郊野

史記卷三十終

史記卷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漢太史公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一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索隱曰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

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為家者也

吳太伯 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正

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

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齊築闔閭城都之今蘇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一 世家

州也索隱曰伯仲季是兄弟次第之字若表也

也德之字意義與名相符則系本日吳孰也

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

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

示不可用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以避季歷季

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

吳宋衷曰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索隱曰荆者楚之

越此言自號句吳吳名起於太伯明於前未有吳號地

之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句吳當如顏解而註引宋

衷以為地名者系本后篇云孰哉居藩離孰姑徒句吳

宋氏見史記有太伯自號句吳之文遂彌縫解彼云是

太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義藩離既有其地

句吳何總不知真實吳人不聞別有城荆蠻義之從而

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皇覽曰太伯冢在吳

里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索隱曰吳地記

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

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

故夏虛徐廣曰在河是為虞仲索隱曰夏都安邑虞仲

南故曰夏虛左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

王之弟又論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

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

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為吳之始祖後代亦稱虞仲

孫以祖與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

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

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索隱曰古史

曰譙周古史轉卒子頗高立索隱曰古史頗高卒子句

單立索隱曰古史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

號也索隱曰春秋經僖公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氏二

年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

於虞以伐號虞公許之且請先伐之遂伐號滅下陽五

年傳曰晉侯假道伐號宮之奇諫不聽以其族行曰

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句單卒子去齊立

去齊卒子壽夢立正義曰夢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

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

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

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正義曰中國之虞滅後二世

合七十一一年至壽夢而興大稱大允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索隱曰壽夢是王壽夢

二年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春秋楚之亡大夫

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

車命其子為吳行人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

辭○索隱曰左氏成二年曰巫臣聘齊及鄭使余反幣

而以夏姬行遂奔晉七年傳曰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

而分其室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

巫臣使於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教吳乘車教

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吳始伐楚

儀巢伐徐鄆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

命索隱曰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一

世家

二十一

至衡山

柱預曰吳興烏程縣南○索隱曰春秋經襄三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左傳曰楚子重伐吳

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也

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

曰諸樊

索隱曰春秋經書吳子遏左傳稱諸樊蓋遏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公羊傳遏作謁

次日

餘祭次日餘昧

索隱曰左氏曰闞戕戴吳杜預曰戴吳餘祭也又襄二十八年左氏齊慶封奔

吳吳句餘與之朱方杜預曰句餘吳子夷末也按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

但句餘或別是人杜預誤為夷末爾夷末惟史記公羊作餘昧左氏及穀梁並為夷末夷末句餘音字各異不

得為一○正義祭次日季札索隱曰公羊傳曰謁也餘側界反昧莫葛反

者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為君季子猶不受謁請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謁也

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闞閭曰將從先

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君之命則宜立者我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壽夢四子

亦約公羊又但以僚為餘昧子為異耳左氏其文不明

服虔用公羊杜預依史記及吳越春秋下註徐廣引系

本云夷昧生光引吳越春秋云王僚夷昧子今檢系本

吳越春秋並無此語然按左氏狐庸對越文子謂夷末

甚德而度其天所啓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若以僚

為夷末子不應此言又光言我王嗣則光是夷昧子明

僚是壽夢庶子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

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系本曰諸樊徙吳也諸樊已

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

不義曹君服虔曰宣公曹伯廬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于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

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

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索隱曰成十三年左傳曰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逾喪秋

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杜預曰皆宣公庶子也負芻成公也欣時子臧也十五年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一

世家

四

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杜預曰聖人應天命不拘常體也次守節杜預曰謂賢者下失節杜預曰懸者妄動也君子曰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君子曰

能守節矣君義嗣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義嗣○索隱曰君子者左丘明所為史評仲尼之辭指仲尼為君子也誰敢于君有國非吾節也

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

室而耕乃舍之正義舍音捨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

公初立索隱曰左傳襄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是也十三年王諸樊卒索隱曰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寸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左氏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丹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

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

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索隱曰地理志云會稽毗陵縣

季札所居太康地理志曰故延陵邑季札所居栗頭有季札祠地理志云沛郡下蔡縣古州來國為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州來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休曰不入吳朝廷也此云封於延陵謂國而賜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之以采邑

吳子慶封朱方之縣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以為奉邑以女妻

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

周樂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為歌周南召南

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王肅曰言始猶未也

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也然勤而不怨杜預曰未

杜預曰猶有商紂未盡善也

杜預曰言始猶

杜預曰言始猶

杜預曰言始猶

杜預曰言始猶

杜預曰言始猶

杜預曰言始猶

能安樂然其歌邶鄘衛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音不怨怒

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賈逵曰淵深也

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

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賈逵曰康叔之難

武公羅幽王褒姒之變故曰康叔武公之功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

歌王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

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服虔曰平王東遷維也

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鄭賈逵曰鄭曰其細已甚民

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

堪將先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服虔曰泱泱舒

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

索隱曰泱於良反泱泱猶汪洋洋洋美盛貌也杜預曰

弘大表東海者其太公乎王肅曰言為國未可量也歌

幽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賈逵曰蕩然無憂其周公

之東乎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為成王棟后稷

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

乎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

地故曰周歌魏曰美哉風風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

輔此則盟主也徐廣曰盟一作明駟案賈逵曰其志大

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杜預曰惜其國小而

無明君○索隱曰風音馮又音泛杜預曰中庸之聲婉

約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左傳盟作明故徐廣亦歌唐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一 世家 六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也

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杜預曰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郇以下無

譏焉服虔曰郇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歌小雅杜預曰小雅小正亦樂歌之章曰

美哉思而不貳杜預曰思文武之惠無貳叛之心也怨而不言王肅曰非不能言畏

罪咎也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

未歌大雅杜預曰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

體杜預曰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杜預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

矣哉直而不倨杜預曰倨傲也曲而不詘杜預曰詘撓也近而不偏杜預曰

遠而不攜杜預曰攜貳也遷而不淫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鄆武王居鄘杜預

曰淫過蕩也復而不厭杜預曰常日新也衰而不愁杜預曰知命也樂而不

荒杜預曰節之以禮也用而不匱杜預曰德弘大廣而不宣杜預曰不顯也施

而不費杜預曰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杜預曰義然後取處而不底杜預曰

行而不流杜預曰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杜預曰宮商角徵羽

謂之五聲八方謂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

也盛德之所同也杜預曰須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削南籥者

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削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索隱曰削音朔又蘇彫反曰美哉猶有

憾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見舞大武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

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賈逵曰韶護殷成湯樂大

也護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服虔曰慙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一

禮記卷三十一

於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賈逵曰夏禹之樂大夏也曰美哉勤而

不德服虔曰禹勤其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匭服虔曰有虞氏之樂

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大韶也曰德至矣哉大矣服虔曰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

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

曰子速納邑與政服虔曰八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無邑無政乃免

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

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正義曰難乃憚又在

齊昭公八年樂施高疆二氏并難陳桓子和之乃解也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

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

慎以禮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

遽瑗史狗史鰭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索隱曰按太史公欲自為一家

事雖出於左氏文則隨義而換既以舍字替宿遂以宿字替戚爾戚既足邑名理應不易今宜讀宿為戚戚衛

邑孫文子舊所食也聞鍾聲服虔曰孫文子曰異哉吾聞之辯而

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辯若鬪辯也夫以辯爭夫子獲

罪於君以在此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懼猶不足而又

可以畔乎索隱曰按春秋左氏傳曰而又何樂此畔夫

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言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一 世家

衛君獻公棺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服虔曰

改也琴瑟不聽適晉說趙文子武名韓宣子起名魏獻子舒名

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服虔曰言晉國之將去謂叔向

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杜預曰富

必厚施故政吾子直服虔曰直不能必思自免於難季

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劔口弗敢言季札心

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實

劔繫之徐君冢樹而去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君廟在泗

州徐城縣西南一里即延陵季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

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弒其王

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索隱曰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吳

祭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餘祭立四年餘昧在位十

七年系家倒錯二王之年此七年正是餘昧之三年

元年經曰冬十有一月楚子麇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

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孫

卿曰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

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左

傳曰吳伐楚入棘櫟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服虔曰雩婁

麻以報朱方之役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杜預曰乾谿在燕

城父縣南楚東境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索隱曰春秋襄二十九年經曰

越獲俘焉以為闔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闔以刀殺之

公羊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合在季札聘魯之前

倒錯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弃疾弒其君靈王

代立焉

索隱曰據春秋即餘昧十五年也昭十三年經曰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其君度于

乾谿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左氏具載詞繁不錄公子比弃疾皆靈王弟也比即子干也靈王公子圍也即位

後易名為度弃疾即位後易名熊居是為平王史記以平王遂有楚國故曰弃疾君春秋以子干為王故曰

比弒其君彼此 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

各有意義也 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

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

子僚為王

索隱曰此文以為餘昧子 王僚二年公子光

伐楚

徐廣曰世本云夷昧生光吳越春秋曰王僚夷昧子與史記同 敗而亡王舟光懼

襲楚復得王舟而還

左傳曰舟名餘皇○索隱曰計僚元年當昭十六年比二年公子光

下王舟事在左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

之

索隱曰左傳昭二十年曰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杜預曰州于吳子僚也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

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鱗設諸焉而耕於鄙是謂以客禮接

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

索隱曰此文以為諸樊常子系本以為夷昧子也

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

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

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

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

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索隱曰昭二十四年經曰冬吳滅巢左氏曰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成曰此

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人鍾

楚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地理志居巢屬廬江

鍾離屬江南應劭 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

曰鍾離子之國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
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正義曰兩都即鍾離

居巢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
胥以父兄為僂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

員知光有他志服虔曰欲取國乃求勇士專諸正義曰吳越春

伍子胥初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甚不可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申萬人之上胥因而相之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

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

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罨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賈

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以兵圍楚之六灣杜預曰灣在廬江大縣西南使季札

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服虔曰察疆弱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

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賈逵曰時言可殺王時也告

專諸曰不索何獲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

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

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于於光也王肅曰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而兩公子將兵攻

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

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四月丙子

光伏甲士於窟室杜預曰掘地為室也而謁王僚飲索隱曰謁請也王僚

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

也人夾持鉞音披。索隱曰劉逵註吳都賦鉞兩刃小刃公子光詳為足疾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一 世家 十一

入于窟室

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已故避之也。索隱曰詳音陽為如字左氏曰光偽足疾詳即偽

也或讀此為字音偽非也豈詳偽重言邪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

魚炙也。索隱曰劉氏曰匕首短劍也按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通俗文云其頭數七故曰匕首短刃可袖者

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賈逵曰交專諸匈也遂殺王僚

公子光竟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

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

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服虔曰待其天命之

也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杜預曰吳自諸樊已下兄弟相傳而

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復命哭僚墓於僚哭其墓

也復位而待杜預曰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

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

封之於舒索隱曰左氏昭二十七年曰掩餘奔徐燭庸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

楚子大封而定其徙無封舒之事當是舒徐字亂又且

踈畧也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

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嚭州犁孫也史記與吳越春秋同嚭音披美反

吳以為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

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

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濞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

子常囊瓦伐吳正義曰左傳云楚囊瓦為令尹杜預云囊之孫子常迎而擊之大

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一 世家 十一

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索隱曰言今欲果賊

伐楚可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

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

索隱曰定四年經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是也至於漢水楚亦發

兵拒吳夾水陳正義音陣吳王闔廬弟夫槩正義音欲戰闔

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

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

追之北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服虔曰鄖楚縣

鄖公弟正義曰左傳云鄖公辛之弟懷也欲弑昭王昭王與鄖公奔隨

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

父讎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

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

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為

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

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

汝南吳房有堂谿亭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

去郢徙都服虔曰都楚邑○索隱曰定六年左傳四月

夫差兄此以為夫差當謂名異而一人耳左傳又曰獲番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於是乎遷郢於都此言

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即其邑之大夫也十五年孔子相魯十九年夏吳伐

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檣李賈逵曰檣李越地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檣李城也檣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一 世家 十三

音越使死士挑戰徐廣曰一作亶越世家亦然或者以

醉也鄭衆曰死士欲以死報三行造吳師呼自到左傳

罪人三行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闔

三年聚材五年乃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

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

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越絕書曰闔廬冢在吳縣昌門

深一丈五尺桐棺三重頤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

三千方員之口三千樂郢魚腸之劍在焉卒千餘萬人

治之取土臨湖葬之二日王夫差元年越絕書曰太伯

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千歲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

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杜

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

名○索隱曰鳥所止宿曰棲越為吳敗依使大夫種因

吳太宰嚭而行成服虔曰行成求成也○索隱曰大夫

而劉氏云姓大夫非也○正義曰國語云越請委國為

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

斟尋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

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索隱曰過音戈寒

況之子澆所封國也猶姓國晉地道記曰東萊掖縣有

過鄉北有過城是古之過國者也斟灌斟尋夏同姓賈

氏據系本滅夏后帝相服虔曰夏后帝相之妃后緡方

娠賈逵曰緡有仍之姓逃於有仍賈逵曰有仍國而生

少康服虔曰后少康為有仍牧正王肅曰牧正有過又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一

世家

十四

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有虞思夏

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賈逵曰綸虞邑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賈逵曰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服虔曰因

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脩夏之故官憲典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索隱曰傳

云使女艾謀澆季杼誘積遂滅過氏杜預曰謀候也復禹之績祀夏配天服虔曰以鉉配

天也不失舊物賈逵曰物職也杜預曰物事也今吳不如有過之疆而句

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

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

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

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

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

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

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

地至繪杜預曰琅邪繪縣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

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

牢子男五牢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為騶伐魯至與魯

盟乃去索隱曰左傳騶作邾杜預註左傳亦曰邾今魯國騶縣是也騶邾聲相近自亂耳騶宜音邾

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

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

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王肅曰石田不可耕且盤

庚之誥有顛越勿遺服虔曰顛隕也越墜也顛商之以與子胥傳誥曰有顛越商之與吳王不聽使

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服虔曰鮑氏齊大夫還報吳王

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服虔曰屬鏹劍名賜使自刎

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

以觀越之滅吳也索隱曰抉烏穴反此國語文彼以抉為辟又云以手抉之齊鮑氏

弒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索隱

曰公名陽生左傳哀十年曰吳伐齊南鄙齊人殺悼公不言鮑氏又鮑叔以哀八年為悼公所殺今言鮑氏蓋其宗黨爾且此伐在艾陵戰之前乃從海上徐廣曰攻

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

於橐臯服虔曰橐臯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遂逾縣東南十四年春吳王北會

諸侯於黃池杜預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周室

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

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

聞也賈逵曰惡其聞諸侯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服虔曰以

絕口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為

長杜預曰吳為太伯後故為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杜預曰趙

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軟晉次之與外傳同駟案賈逵曰

外傳曰吳先軟晉亞之先叙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索隱曰此依左傳文按左傳趙鞅呼司馬寅曰日野矣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是趙鞅怒司馬寅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

萬曆二十六年刊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墨今吳王有墨國其勝乎杜預曰墨氣色下也國為敵所勝也又曰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也徐賈所云據國語不與左傳合非也左氏魯襄之祗晉楚為會先書晉晉有信耳外傳即國語也書有二名也外吳者吳夷賤之不許同中國故言外

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章昭曰句章東海口外州也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

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

越絕書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之位越王侯于戈

人一塚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五十七里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

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毘陵縣暨湯鄉至今吏民皆祀事

索隱述贊曰

太伯作吳

高讓雄圖

周章受國

別封於虞

壽夢初霸

始用兵車

三子通立

延陵不居

光既篡位

是稱闔閭

王僚見殺

賊出專諸

夫差輕越

取敗姑蘇

甬東之恥

空慙子胥

史記卷三十一終

史記卷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漢大史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正義曰括地志云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

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索隱曰譙周曰姓姜名牙炎帝

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於呂子孫從其封姓呂尚其後也按後文王得之渭濱云吾先君太公望子

久矣故號太公望蓋牙是字尚是其先祖嘗為四嶽名後武王號為師尚父則尚父官名

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或

封於申姓姜氏索隱曰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申伯之國呂亦在宛縣之西也夏商之

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

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索隱曰譙

周曰呂望常屠牛於以漁釣奸周西伯正義曰奸音于

朝歌賣飯於孟津水源自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

茲泉遇文王酈元云磻磎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為陣

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跡罕及

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

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磎之稱也其

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說苑云呂望年七十

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

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

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鱒次得

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西伯將

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麇徐廣曰勅知反○索隱曰餘本亦作螭字非虎

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

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

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

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

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

周西伯拘姜里散宜生闕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

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盡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

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

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姜里歸

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正義曰六

韜云武王問太公曰律之音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乎

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宮商角

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

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其法以天清靜無陰

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九伯步偏持符管

橫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管聲應當以白

虎徵管聲應當以玄武商管聲應當以勾陳五管盡不

應無有商聲當以青龍此五行之府佐勝之徵陰敗之

機也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

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

崇密須犬夷索隱曰郡國志密須在東郡廩丘縣北今

是也與安定姬曰顧城密須姑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

姓密國各不同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

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脩文王業東伐

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

之美也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索隱曰本

號也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克云蒼兕或作蒼維

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總爾衆庶

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

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

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

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

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

社羣公奉明水索隱曰周本紀衛康叔封布采席索隱

曰周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三

本紀衛康叔封布茲茲是席故此亦云綵席也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

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

墓釋箕子囚遷九鼎脩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

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正義

曰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

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

衣而行犁明至國索隱曰犁里奚反犁猶比也又犁猶遲也萊侯來伐與之

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

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

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

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正義曰孔安國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畔

周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召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

穆陵北至無棣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索隱曰舊說云穆陵在會稽非

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

至之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由

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禮記曰太

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鄭玄曰太公受封留為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冢

在臨菑縣城子丁公呂伋徐廣曰一作及○正義曰丁南去縣十里日謚法述義不克曰丁

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索隱曰系本

譙周亦曰癸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索隱曰系本作不

公慈心也臣譙周亦作不辰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三 世家 三

宋衷曰哀公荒淫田遊史作還詩以刺之也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

徐廣曰周夷王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正義曰謚法彌年壽考曰胡胡公徙

都薄姑正義曰括地志去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而當周夷王之時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

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索隱曰宋衷云其黨周馬繻人將胡公於貝水殺之而山

自立也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

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正義曰直厲反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也鄭

玄云霍山在彘本秦時霍伯國十年王室亂大臣行

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

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

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

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

子成公脫立索隱曰系本及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

索隱曰劉氏音神欲反莊公二十四年大戎殺幽王周

東徙維秦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弒其君昭侯六十

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

九年魯桓公弒其兄隱公而自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

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

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

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

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

嘗與無知鬪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相公與

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

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相公婦及相公來而襄公復通

焉魯相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

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相公

傳曰擗幹而殺之何休曰擗折聲也相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

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

徐廣曰年表云去其都邑。索隱曰春秋莊四年紀十二年

初襄公使連稱侯大去其國左氏云違齊難也管至父戍葵丘

賈逵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索隱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下三十

五年會諸侯於葵丘當魯僖公九年杜預曰陳留外黃

縣東有葵丘不同者蓋葵丘有兩處杜意以戍葵丘當

不遠出齊境故引臨淄縣西之葵丘若三十五年會諸

侯於葵丘杜又以不合在本國故引外黃東葵丘為註

所以不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服虔曰瓜時七月往戍一

同也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

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虔曰為

妾在宮也使之間襄公王肅曰侯公之間隙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

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楚賈逵曰齊地也遂獵沛丘杜預曰樂

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見薳從者曰彭生服虔曰公見薳從者乃

公怒射之薳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

屨者第正義曰非佛反下三百第出宮而無知連稱管

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屢第第曰且無
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第示之創乃信之待
宮外令第先入第先入卽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
遂入宮第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
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
弑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
雍林賈逵曰渠丘大夫也。索隱曰本亦作雍廩左傳曰雍廩殺無知杜預曰雍廩齊大夫此云游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遂襲殺之蓋以雍林爲邑名其地有人殺無知賈言渠丘大夫者蓋雍林爲渠丘大夫也
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
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

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
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
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傳之次弟小白奔莒鮑
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
夫高傒賈逵曰齊正卿高敬仲也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
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
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
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
立之是爲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温
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

魯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相竭故曰乾時魯兵敗走

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

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

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召忽自殺管仲

請囚相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

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

侯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

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相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其

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

阜而脫桎梏賈逵曰堂阜魯北境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

吾縛於此因以為名也齊後而見相公相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

相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侯脩齊國政連五家之

兵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魚鹽之

利索隱曰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七篇輕重錢也又有捕魚煮鹽法以贍貧窮祿賢能

齊人皆說二年代滅郟徐廣曰一作譚。索隱曰春秋魯莊十年齊師滅譚是也杜預

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然此郟乃東海郟縣蓋亦不當作譚字也郟子奔莒初相公

亡時過郟郟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

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濟北蛇丘縣東北相公許與魯會柯而盟

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魯將盟曹沫以七首劫相

公於壇上何休曰土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也曰反

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七首北面就臣位桓

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

信殺之徐廣曰一云已許之而背信殺劫也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

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

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杜預曰甄

衛地今東郡甄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

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王正賈逵曰掌

百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服虔曰山戎

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

早也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

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

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

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

相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湣公哀姜

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僖字皆作釐桓公召哀姜殺

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

丘而立衛君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杜預曰不言城

也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

賈逵曰蕩搖也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

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

伐蔡蔡潰服虔曰民逃其土曰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與師問曰何故

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

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也賜我先

君履杜預曰所踐履之界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

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賈逵曰包茅菁茅包匭之也以供祭祀杜預曰尚書包匭菁茅

茅之為異未審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服虔曰昭王南征

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

知其故故桓公以為辭責問楚也○索隱曰宋衷云昭

王南伐楚辛由靡為右涉漢中流而隕由靡逐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于西翟楚王曰貢之

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

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陘杜預曰陘楚地潁川召陵

縣南有陘亭左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

齊師退次召陵杜預曰召陵潁川縣桓公矜屈完以其眾屈完曰

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韋昭曰方城

楚北之阨塞杜預曰方城山在潁川縣南是也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

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

伐陳左傳曰計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

侯于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也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

武胙彤弓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命無拜桓公欲

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韋昭曰下堂拜賜也秋復會諸侯

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公羊傳曰葵丘

之會桓公震而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

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

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相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服

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

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

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

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地理

志曰今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離聲相近

應劭曰令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子亦作離字○索隱

曰離枝音零支又音令祇又如字離枝孤竹皆古國名

秦以離支為縣故地理志云遼西令支縣有孤竹城爾

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西荒也西伐大夏涉流沙正義曰大夏并

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正義曰卑音壁而還諸侯莫違寡

人寡人兵車之會三正義曰左傳云魯莊十三年會北

六年伐鄭乘車之會六正義曰左傳云魯莊十四年會

盟于幽信五年會首止八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

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

諫不聽乃說相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相公乃止

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

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

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三 世家 十一

齊使仲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

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

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

正義曰即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

雍巫也何正義曰管子云衛公子開方去對曰倍親以適君非

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正義曰刁鳥條反顏師古云

有病相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遠易

牙豎刁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

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愛於君公曰豎

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

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遂盡逐之而

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

即召反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

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

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

曰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

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

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壽宮蟲流

於戶蓋以楊門之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

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

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戊周是歲晉

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

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索隱曰系本徐嬴姓禮婦人

姬是象妾之總稱故漢祿秩令云姬桓公好內服虔曰

妾數百婦人亦總稱姬未必盡是姓也索隱曰左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氏作無虧少

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

萬曆二十六年刊

懿公商人宋華子

賈逵曰宋華氏之女子姓

生公子雍相公與管仲

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

賈逵曰雍

巫雍人名

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相公亦有寵相公許

之立無詭

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冬十月乙亥齊相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

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杜預曰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

而立公子無詭

為君太子昭奔宋相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相公

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相公尸在牀上六十七

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歛

殯

徐廣曰歛一作臨也

相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

三月死無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

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

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

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

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相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

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相公

正義曰括地志云齊相公墓在臨菑縣南

二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壩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

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緡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籍也

六年春

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

服虔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相公之

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

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三

十三

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

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

楚於城濮正義曰賈逵云衛地也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

稱伯正義曰音霸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

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

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

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

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

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

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

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索隱曰左氏作邢

杜預云斷其右足也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索隱曰左氏作

謂職此言庸職不同者傳所云閭姓職名也此言庸五

月懿公游於申池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無池

都賦註曰申池海濱齊藪也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

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

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

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

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

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王子城父攻殺之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埋之於北門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一 世家 十一

晉趙穿弒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正義曰頃

音傾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偏也逐之崔

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疆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

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

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

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卻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

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疆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

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卻克索隱曰成二年左傳

如晉皆主於卻克是晉使卻克以車八百乘賈逵曰八百乘六萬人為中軍

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

與齊侯兵合靡笄下徐廣曰靡一作摩賈逵曰靡笄山名

在濟南與代地磨山不同癸酉陳于鞌服虔曰鞌齊地名也逢丑父賈逵曰齊大夫為

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流血至

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

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

公為右車絙於木而止正義曰絙胡卦反晉小將韓厥

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

取飲正義曰左傳云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克蒺為若載齊侯

免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卻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

死而見僂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

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徐廣曰一作陘駟朱賈達曰馬陘齊地也齊侯

請以寶器謝左傳曰賂以紀獻玉磬也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

杜預曰桐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令齊東畝

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賈逵曰蕭附庸子姓對曰叔子齊君母

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

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正義曰左傳云晉師及齊國使

齊人歸我汶陽之田也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鞏之功齊頃公朝

晉欲尊王晉景公索隱曰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

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為王

太史公採其言而書之此文不云授玉王氏之說復有所依聊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

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

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冢近呂尚冢子靈

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

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傅之

令會諸侯盟於鍾離正義曰括地志云鍾離故城在沂州承縣界二十七年

晉使中行獻子伐齊索隱曰荀偃祖林父代為中行後改姓為中行氏獻子名偃齊

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

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

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

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

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伐盟會今

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徙之東

也垂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

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

執太子牙於句賈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

亂伐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

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

公使欒盈間入晉曲沃賈逵曰欒盈之邑為內應以兵隨之上

太行入孟門賈逵曰孟門太行皆晉山溢也。索隱曰孟門山在朝歌東北太行山在河內溫縣

西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賈逵曰晉邑六年初棠公妻好賈逵

曰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

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

謀襲齊而不得閒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為崔

杼間公服虔曰伺公間隙。正義問音閑又如字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

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

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

服虔曰公以為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宦者賈

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

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

杼疾病不能聽命服虔曰言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服虔曰崔杼之宮近公宮

陪臣爭趣徐廣曰爭一作杆○索隱曰左傳作許稱公陪臣但爭趣投有

有淫者不知二命杜預曰言得淫人受

崔子命討之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

崔杼門外賈逵曰聞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

則亡之服虔曰謂以公義為社稷死若為已死已亡非

其私暱誰敢任之服虔曰言君自以已之私欲取死門

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

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置之丁丑崔杼立莊公

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

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

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

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

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

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

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

無咎與其弟偃正義曰杜預云東郭相崔氏成有罪正

之左傳云成有疾而廢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

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杜預曰

朝陽縣西北成彊怒告慶封正義曰左傳成彊告慶封

有崔氏城也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二

世家

十七

崔氏朝也其妻及崔
杼皆繼死崔明奔魯
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疆

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

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癸賈逵曰癸

齊大夫慶封之屬 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

無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

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服

曰舍慶封之子也 生傳其職政與子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栢子曰亂將作

田鮑高樂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

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

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

僂崔杼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

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

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

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

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

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

齊伐魯取鄆正義曰鄆鄆城也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

公坐栢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

有此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

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

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彗星正義曰弗

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又曰何懼乎公曰可禳

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正義曰祝音章受反亦可禳而去也百

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眾口乎是時

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

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

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

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服虔曰東海祝其縣是也

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索隱曰鉏音即餘反即犁彌也

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

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

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

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

乞欲爲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

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

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索隱曰左傳云齊南

母姓姒此作芮姬不同也譙周依左氏荼少其母賤無

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

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

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

子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也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羣公子遷之

萊服虔曰萊景公卒與桓公冢同處太子荼立是為晏

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

壽駒黔奔衛徐廣曰一云壽黔奔衛○索隱曰壽一作嘉三人奔衛公子駟陽生

奔魯索隱曰左氏作公于鈕二人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

三軍事乎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鄆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

故慙而歌杜預曰稱蓋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矢所也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服虔曰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

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

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

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

殺高昭子晏圍奔魯賈逵曰圍晏嬰之子八月齊秉意茲徐廣曰左傳八月齊意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

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

有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祀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幸來會飲會

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日此乃齊

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

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

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

萬曆二十六年刊

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

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曰齊邑

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

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謹闡杜預曰闡在初東平剛縣北

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

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也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

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

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弑悼公赴于吳吳王夫

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帥齊

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立悼公子壬

是為簡公徐廣曰年表云簡公壬者景公之子也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

父陽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賈逵曰闕止子我也。索隱曰左氏監作闕音

苦濫反闕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

杜預曰心不御鞅言簡公賈逵曰鞅齊大夫也。索隱曰鞅名為僕御之官故曰御

鞅亦田氏之族按系本陳桓子无宇產子疊疊產子獻獻產鞅也曰田闕不可並也君

其擇焉杜預曰擇用一人也弗聽子我夕服虔曰夕省事田逆殺人逢之

服虔曰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途之殺人也杜預曰途子行陳氏宗途捕以入杜預曰執途入

至於田氏方睦服虔曰陳常方欲謀朝也使囚病而遺守囚

者酒服虔曰使陳途詐病而遺也醉而殺守者得三子我盟諸田於

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途得生出而恐為陳氏所怨故與盟而請和也陳宗宗長之家初田豹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一 世家 三十一

欲為子我臣賈逵曰豹陳氏族也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齊大夫也杜預曰言介

達之意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杜預曰終喪也幸於子我子我

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言

我與陳氏宗踈遠也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服虔曰違者不從子我者何盡逐焉

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闞止也子謂陳常

也子行舍於公宮服虔曰止於公宮為陳氏作內間也夏五月壬申成子

兄弟四乘如公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索隱曰系本陳僖子乞產成

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尚暨茲子芒盈

惠子得凡七人桓預又取昭子莊以克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是相公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疆相證會

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系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唯稱四乘不云人數知四乘謂弟

兄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然其昆弟三人不見

者蓋侍或不在不同入公宮不可彊以四乘為于我在

八人添叔父為兄弟之數服虔杜預之失也

幄杜預曰幄帳也聽政之處也出迎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子兄弟

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宦者禦之服虔曰闞豎以兵禦陳氏子行殺宦者服虔

於公宮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服虔曰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成

子遷諸寢服虔曰欲徙公令居寢也公執戈將擊之杜預曰疑其作亂也大史

子餘服虔曰齊大夫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杜預曰言將為公除害也成子

出舍于庫杜預曰以公怒故也聞公猶怒將出服虔曰出奔也曰何所無

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杜預曰言需疑則害事誰非田宗杜預

日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

乃止子我歸屬徒服虔曰會徒衆攻闞與大門服虔曰闞大門公

門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賈逵曰

也氏邑殺之郭關服虔曰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服虔曰

大夫東田途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杜預曰子方

車出雍門杜預曰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途為余請豹與

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

士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左傳曰東郭賈奔衛

春秋作舒州賈達曰陳氏邑也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

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騫是為平公平公即

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徐

曰年表云平公之時齊自是稱田氏以索隱曰安平齊邑地理志云涿郡有安平縣平公八年越

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

公貸立田會及廩丘索隱曰田會齊大夫康邑名東郡有廩丘縣也康公二年

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

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

有齊國為齊威王彊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

千里其民闢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太公之聖建國本

相公之盛脩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

哉固大國之風也

索隱述贊曰

太公佐周

實秉陰謀

既表東海

乃居營丘

小白致霸

九合諸侯

及溺內寵

亶鍾虫流

莊公失德

崔杼作仇

陳氏傳政

厚貨輕收

悼簡遘禍

田闚非儔

風風餘烈

一變何由

史記卷三十二終

史記卷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漢

太

龍

門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

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實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

謀周曰以太王所居周地為其

名在岐山之陽太王所居後以為周公之采邑故曰

周公即今之扶風雍東北故周城也謚曰周文公見國

語

自文王在時且為子孝篤仁異於羣子

及武王即位且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

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正義曰衛州即牧野之地東北

去朝歌七十三里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

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

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

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

虛曲阜正義曰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外城即魯公伯禽所築也是為魯公周公不

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

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周公曰未可

以戚我先王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

怖我先王也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

璧秉圭孔安國曰璧以禮神圭以為質告于大王王季文王孔安國曰告謂祝辭

史策祝孔安國曰史為策書祝詞也鄭玄曰策周公曰

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徐廣曰阻作淹若爾三王是有負子

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孔安國曰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

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索隱曰尚書負為丕今此為負者謂三王負

上天之責故我當代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孔安國曰

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王發不如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

于帝庭敷佑四方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用能定汝

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孔安國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

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

所依歸孔安國曰言不救則墜天寶命也救之則先王長有所依歸矣鄭玄曰降下也寶猶主也有所

依歸為宗廟之主也今我其即命於元龜孔安國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卜知吉凶者

龜夫龜也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孔安國曰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馬融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

璧與圭孔安國曰不許不愈也屏藏言不得事神周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

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

發書視之信吉孔安國曰占兆書也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

維長終是圖孔安國曰我新受三王命武帝維長終是謀周之道茲道能念予一

人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玄曰茲此也周公藏其策金滕匱中孔安國曰藏之於匱

紂之以金不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

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即襁褓古字少假借用之。正義曰強謂八

背而負行葆小兒被也十長八尺用約小兒於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

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

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孔安國曰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也周公

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正義音避而攝行政

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

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

周我所以為之君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

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

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

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

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

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

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

索隱曰尚書母作畝並通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

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東土以集周

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毛詩序曰成王

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毛傳曰鴟鴞鷩鷩也王亦未敢訓周公徐廣曰訓一作誥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

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玄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

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爲遠爲父恭也○索隱曰豐武王所作邑後武王都鎬於豐丘文王廟按豐在鄆

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也使太保召公先之維相土鄭玄曰其相視也

三月周公往營成周維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爲成周者周道始

成王所都也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

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

以朝諸侯禮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

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爲言倍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也

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銅銅如畏然徐廣曰銅銅謹

敬貌也見三蒼音窮 窮一本作夔夔也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

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

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

公奔楚 索隱曰經典無文其事或別有所出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滕之事失其本末乃云

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於府成王用

事人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又與

蒙恬傳同 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

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為人

父母為業至長父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

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 孔安國曰用法

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

宗 正義曰武丁也 父勞于外為與小人 孔安國曰父小乙使之入居人間勞是稼穡與

小人出入同事也馬融曰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

行役有所勞役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

鄭玄曰為父小乙 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 孔安國曰

將師役於外也 武丁起其即位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黑三年不言乃謹

言言孝行著也鄭玄曰相謂之梁闇謂廬也 鄭玄曰謹喜悅也言乃喜

悅則臣民望其言久矣 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于小

大無怨 孔安國曰小大之政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尚

云五十九年 其在祖甲 孔安國曰王肅云祖甲湯孫太甲也

○索隱曰按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年此云 不義惟王久

為小人 孔安國曰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

立之祖甲以三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于

惟王久為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

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孔安國曰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也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悖獨也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王肅曰先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

無不配天者孔安國曰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也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駟案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曰中夏不

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

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也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没曰必葬我成周徐廣曰衛世家云管叔欲襲成周然則或說尚書者

不以成別為洛陽乎諸侯年表叙曰齊晉楚秦其在成周微之甚也以明吾不敢離成王

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正義曰括地志云周公墓在雍州咸陽北

畢原上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

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

大夫朝服以開金滕書索隱曰尚書武王崩後有此雷風之變始開金滕之書此不然也蓋由史遷不見古文尚書故謬誤爾王乃得周公所自

以為躬代武王之說徐廣曰一作簡駟案孔安國曰所藏請命策書本也二公及

王乃問史百執事孔安國曰二公偕王啓之故先見書也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鄭玄

曰問者問審然否也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

執書以泣鄭玄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曰自今後其無繆計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乎孔安國曰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

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

家禮亦宜之正義曰孔安國云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成王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

家禮有德之宜也按言成王以開金縢之書知天風雷

祖配食之禮亦當宜之故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

成王出郊天乃雨反風也孔安國曰郊以玉幣謝天也天即反風起二公命國人

禾明郊之是也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徐廣曰築拾也駟案馬融曰

下禾乃無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禮記曰魯

郊配以后稷祭文王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玄曰

天子之禮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

已前受封是為魯公索隱曰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為周公其餘食小國

者大入樊蔣邢茅昨祭也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

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

後除之故遲大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

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

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

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樂不

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伯禽即位之

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孔安國曰淮浦

並起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作盼誓徐廣曰一作鮮

為寇萬曆二十六年刊

書作費孔安國曰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牯正義

魯東郊之地名也曰古毒反牯牛馬率也令馬牛其風臣妾逋逃鄭玄曰風走逸

臣妾無傷其牛恐牛馬逸勿敢越逐敬復之孔安國曰勿敢弄越墨伍

牛逃臣妾無敢寇攘踰牆垣鄭玄曰寇劫取也魯人三

郊三隧王肅曰邑外曰郊外曰隧不峙爾芻麥糗糧

楨榦孔安國曰皆當儲峙汝糧使足食多積芻麥供無

敢不建我甲戌築而征徐戎孔安國曰甲戌日當無敢

不及有大刑馬融曰大刑死刑作此盼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

伯禽卒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子考公會立

索隱曰系本作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索隱曰熙一作

怡煬公築茅徐廣曰一作闕門世本曰煬公徙魯六年

卒子幽公宰立索隱曰世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

公而自立是為魏公徐廣曰世魏公五十年卒于厲公

擢立索隱曰系本作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

是為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濞立索隱曰真音

公按衛亦有真侯可通也濞系本作摯真公十四年周

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

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

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

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三

世宗

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
不立行而不順民將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
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
之王命將有所壅韋昭曰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
是自誅王命也韋昭曰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
失不誅亦失韋昭曰誅之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
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
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
君正義曰伯御我嫁反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
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正義曰道音導順音訓諸侯者以為魯後

樊穆仲曰韋昭曰穆仲仲山公之謚也魯懿公弟稱正義

曰人蕭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

於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韋昭曰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

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禱於夷宮韋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

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是為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

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二十七

年孝公卒子弗湟立索隱曰系本作弗皇年表作孝公子弗生是為惠公惠

公三十年晉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弑其君

孝侯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

隱公索隱曰隱公名息系本名息姑初惠公適夫人無子正義曰公賤適音酌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三 世家 魯 九

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

自妻之索隱曰左傳宋武公生仲子手中有魯夫人文

經傳不言惠公無道左氏文亦分明不知生子允徐廣曰

太史公何據而為此說譙周亦深不信作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

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賈逵曰棠魯地

陳魚而觀之杜預曰高平方與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大

山之邑祊及許曰君子譏之穀梁傳曰祊者鄭伯之所

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

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

為相左傳曰羽父請殺相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

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服虔曰菟

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以授子允政揮懼子

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

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

鍾巫賈逵曰鍾齊于社圃杜預曰社圃園名館于蔦氏服虔曰蔦氏魯邑也

蔦氏魯邑也揮使人弑隱公于蔦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

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麋信曰鄭以祊不

璧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穀梁傳曰桓

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三年使揮迎婦于齊

為天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

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

杜預曰始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公賈逵曰申繻魯大夫公不

聽遂如齊齊襄公通相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

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服虔曰為公設享讌之禮公醉使公子

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

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好禮禮成而不反

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

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

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

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

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正義曰世本云施伯魯惠公孫

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

以其屍與之索隱曰屍亦作死字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

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於柯曹沫劫

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

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

觀社韋昭曰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軍容公往觀之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

黨氏賈逵曰黨氏魯大夫任姓見孟女索隱曰左傳云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杜預曰

孟長任字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服虔曰割其臂以與

公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杜預曰梁氏魯大夫也往觀圍人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三 世家

拳自牆外與梁氏女戲

服虔曰圍人掌養馬者拳其名也

斑怒鞭拳莊

公聞之曰拳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

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日叔牙次日

季友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

音田

反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

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

何休

曰父死子繼兄弟及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

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

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

杜預曰鍼巫氏魯大夫也

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

服虔曰鴆鳥一曰運日鳥曰飲

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

子為叔孫氏

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繼其祿也

八月癸亥莊公卒季

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

正義曰未至公宮止

於舅氏

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

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拳殺魯公子斑

於黨氏季友犇陳

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

慶父竟

立莊公子開是為濬公

索隱曰系本名曰啓今此作開避漢景帝諱耳春秋作閔公也

濬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濬公

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濬公於武闈

賈逵曰卜齮魯大夫也宮

中之門謂之闈。正義曰齮魚綺反闈音韋

季友聞之自陳與濬公弟申如

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

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索隱曰潞公之弟名曰申成季相之魯國以理於是魯人為僖公

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

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

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

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

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

其名曰友間于兩社為公室輔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

之臣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

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釐公元年以

汶陽鄆封季友賈逵曰汶陽鄆魯二邑杜預曰汶陽汶水北地也汶水出泰山萊蕪縣○索隱

曰鄆今作費音同祕按費在汶水之比則汶陽非邑費

言二邑非也地理志東海費縣固云魯季氏邑蓋尚

書費誓即季友為相九年晉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

是地索隱曰晉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地在平陽

立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

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楚太子

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

月甲午魯敗翟于鹹服虔曰魯地也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春

其喉以戈殺之服虔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春猶衝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賈逵曰子駒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魯郭門名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

世旌識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

年鄭瞞長翟國名。正義曰鄭作瘦音所劉反瞞莫寒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

翟于長丘杜預曰宋地名獲長翟緣斯賈逵曰喬晉之滅路魯

宣公十年獲喬如弟焚如齊惠公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

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服虔曰獲與鄭瞞由是遂亡翟之種絕十五年季文子

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

姜索隱曰此哀非謚蓋以哭而過市國人哀之謂之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

嬖愛生子倭徐廣曰一作倭倭私事襄仲服虔曰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

之叔仲曰不可服虔曰叔仲惠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

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

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而

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相彊服虔曰三相魯

國之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為成公季文子

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服虔曰仲殺適立庶

是失大援助也杜預曰襄仲立宣公南通於襄仲立宣

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襄仲立宣

公公孫歸父有寵服虔曰歸父襄仲之子宣公欲去三相與晉謀

伐三相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年春

齊伐取我隆左傳作龍杜預曰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夏公與晉卻克敗齊

頃公於鞏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

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

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索隱曰經不書其葬唯言公如晉是諱之十五年

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正義曰括地志云鍾離國故城在濠州鍾離縣東五里十

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服虔曰宣伯叔孫喬如文子有義晉

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于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

歲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欒書弑其君厲公

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

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索隱曰宣成襄也君子曰季文子

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左傳曰冠于成公之

廟假鍾磬焉禮也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

韋昭曰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

軍以為三軍三家各征其一○索隱曰征謂起徒役也武子為三軍故一鄉主一軍之征賦十二年

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

年孔丘生正義曰生在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二十二年晉平七年吳諸樊十年二十五

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

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

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左傳曰毀也○索隱曰左傳云胡女敬歸之子子野立三月卒

魯人立齊歸之子稠為君徐廣曰稠一作昭服虔曰胡歸姓之國也齊謚也索隱曰

系本作稠徐廣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服虔曰言

無成人之志而穆叔不欲立索隱曰魯大夫叔孫曰太

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服虔曰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年鈞擇賢

義鈞則一之杜預曰義均謂賢等今稠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

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

比及葬三易衰杜預曰言其嬉戲無度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

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諸

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

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

之左傳曰好以大屈服虔曰大屈寶金可以為劍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于章華與之大曲

之弓既而悔之大屈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

殆所謂大曲之弓也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

留之葬晉昭公魯恥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

入魯問禮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

鸛鶴來巢周禮曰鸛鶴不踰濟公羊傳曰非中國之師禽也宜宄而巢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師

已曰文成之世童謡曰賈逵曰師已魯大夫也鸛鶴來巢公在乾

侯鸛鶴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鬪雞杜預曰季平

豕相近季氏芥雞羽服虔曰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塗

故鬪雞季氏金距服虔曰以金鍤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服虔曰

芥雞下已也侵郈氏郈昭伯亦怒平子索隱曰系本昭伯名惡魯孝公之後稱厚

之宮地以自益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三

世家

十五

氏臧昭伯之弟會偽讒臧氏匿季氏

賈逵曰昭伯臧孫賜也○索隱曰系

本臧會臧項伯也宣叔許之孫與昭伯賜為從父昆弟也

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

怒囚臧氏老

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大臣

臧邱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

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

誅之請遷沂上弗許

杜預曰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入

泗請囚於鄆弗許

服虔曰鄆季氏邑

請以五乘亡弗許

服虔曰言五乘

自省約

子家駒曰

索隱曰魯大夫仲孫氏之族名駒謚懿伯

君其許之政自

季氏久矣為徒者眾眾將合謀弗聽邱氏曰必殺之叔

孫氏之臣展

左傳曰

謂其眾曰無季氏與有就利皆曰

無季氏是無叔孫氏展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

二頁達曰懿子

聞叔孫氏勝亦殺邱昭伯邱昭伯為公使

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齊齊景

公口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弃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

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

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

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

賈逵曰魯邑

而居昭公焉夏齊

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

賈逵曰申豐汝賈魯大夫

許齊

臣高齋子將粟五千庾

賈逵曰十六斗為庾五千庾八萬斗○索隱曰一本子將上存

貨字子將即梁丘據也齋音絀子將家臣也左傳子將作子猶

子將言於齊侯曰羣臣

不能事魯君有異焉

服虔曰異猶相也

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內

之道卒春秋曰宋公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

佐卒于曲棘 不知天弄魯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

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

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

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 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

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服虔曰大夫稱主君 昭公恥

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

布衣跣行王肅曰示憂戚 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內昭

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

昭公弟未為君是為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服虔曰史

墨史 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

受鄆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

遂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 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

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

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曰器車 定公五年季平子

卒陽虎私怒囚季栢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

以為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相適而更

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栢子將殺之栢子詐而得

脫三相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服虔曰陽關魯邑 九年魯伐陽

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正義曰左傳云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杜預云受

亂人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
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
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
肯墮城杜預曰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
去孔安國曰桓子使定公受齊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十五年定公卒子將
立是為哀公索隱曰系本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
田乞弒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疆伐齊至繒徵百牢
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誄之吳王
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
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二年齊伐魯季

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
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
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
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勾踐滅吳王夫差
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六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
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問賈逵曰公游于陵
阪服虔曰陵阪地名遇孟武伯於衢索隱曰一本作衛非曰請
問余及死乎杜預曰問已可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
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杜預曰陘氏即有山氏三桓攻公公奔于
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徐廣曰皇

甫謚云哀公元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

甲辰終庚午如小侯界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

之三十七年悼公卒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於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年合又

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曆譜合而及違年表未詳何故皇甫謚云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子嘉立

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徐廣曰皇甫謚云元辛亥終辛未子顯立

是為穆公索隱曰系本顯作不衍穆公三十三年卒徐廣曰皇甫謚云元壬申

終甲子奮立是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徐廣曰皇甫謚云元乙巳

終丙子屯立是為康公索隱曰屯音竹倫反康公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謚云元乙巳

終乙亥子匱立是為景公索隱曰匱音偃景公二十九年卒

徐廣曰皇甫謚云元丙子終甲辰子叔立是為平公索隱曰系本叔作旅是時六

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三十二年平公卒徐廣曰

曰皇甫謚云元乙巳終甲子子賈立是為文公索隱曰系本作晉公鄒誕亦同系家或作

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徐廣曰皇甫謚云元乙丑子雋立是為傾公傾公二年秦拔楚之郢徐廣曰

終丁亥子雋立是為傾公傾公二年秦拔楚之郢徐廣曰

曰年表云文公十八年秦拔郢楚走陳楚傾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

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索隱曰說文邾邾之邑在魯東又郡國志曰魯國薛縣六國

時曰徐州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二十四年楚

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邾並音舒

考烈王伐滅魯傾公亡遷於卞邑徐廣曰卞一作下○索隱曰卞邑謂國外

之小邑本或作卞邑然為家人魯絕祀傾公卒于柯徐廣曰

魯有卞邑與此不同索隱曰春秋阿魯起周公

曰皇甫謚云元戊子終辛亥○索隱曰春秋阿魯起周公

齊及魯盟于柯杜預云柯齊邑今濟北東阿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三 世家 二十九

至傾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

斷斷如也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斷斷如也斷魚斤友東州語也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愈愧自守故斷斷爭辭所以為道衰也。索隱曰讀如論語問問如也言魯道雖微而洙泗之間尚問問如也鄉誕生亦音銀又作斷斷如尚書讀則斷斷是專一之義徐廣又引地理志音五艱反云斷斷是鬪爭之貌故繁欽遂行賦云涉洙泗而飲馬取少長之斷斷是也今按下文云至于揖讓之禮則從矣魯尚有揖讓之風如論語音問為得之觀慶

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

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

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索隱述贊曰

武王既沒

成王幼孤

周公攝政

負秦據圖

及還臣列

北面躬如

死子對魯

少昊之墟

夾輔王室

世職不渝

降及孝公

穆仲致譽

隱能讓國

春秋之初

丘明執簡

褒貶備書

史記卷三十三終

天與神壽

則其福也

善其文也

且其德也

則其德也

則其德也

則其德也

則其德也

則其德也

則其德也

則其德也

則其德也

則其德也

則其德也

則其德也

則其德也

133X
8
25